

年

卷

期

9

11

第

第

#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IX No. 11 (115)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一五號)

第九卷 第十一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書考參之備必用日

編補備添應尤 君諸編正有購

▼商務印書館出版

## 日用百科全書補編

### 約預售發

布面一巨册  
 一千九百頁  
 定價四元  
 預約三元四角  
 四月底截止  
 五月出書  
 郵費國內二分  
 合購正編補  
 編祇收六元  
 (正編二册  
 定價六元)

本書自正編發行後，已重版十餘次，頗受社會稱許，惟有用之材料應行加入者尙多，特分類增補，名曰「日用百科全書補編」，計約二百餘萬言。

本書內容仍照正編例，分爲四十四編，惟子目略有增改，以期應用便利。

增補之材料均爲日用必要之常識，及最近發生之事物，例如史地兩類，詳述戰後歐洲列國之新形勢，及新興諸國小史，社會教育類，注重圖書館及新聞事業，文學類加入許多新舊文學上之參考資料，交通類增列道路航空及電車汽車，他如氣象常識、無線電報、延壽新術、避姪問題、新家庭概要、影戲作法……等，均已收入本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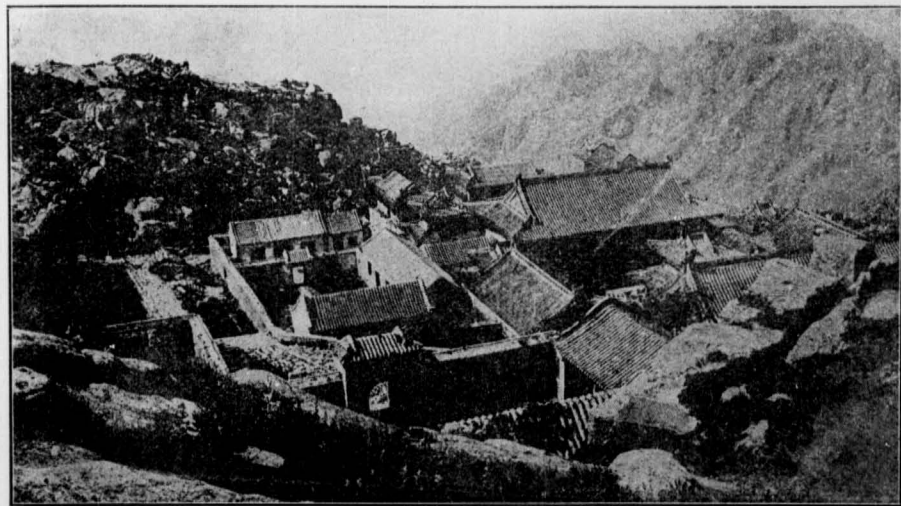
### 樣本

承索請附  
郵票三分

婦 乳 榨



J.-B. Greuge作



(贈 君 葆 溪 莊)

廟 丹 聖 山 秦

#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售

## 五種預約

十四年陽曆三月底截止

別下齋叢書並涉開梓舊

全書四十册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十四元  
 海寧蔣氏別下齋藏書久為海內所重此兩書選擇精審校印尤佳所收各書均少單行之本原發現極罕見兩種裝備尤為難得今據初印精本影印  
 清期悅目印數祇限五百購請從速

佚存叢書

全書三十册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七元  
 是書為日本天澤山人所輯成於寬政十有一年正當前清嘉慶初年距今百有餘載書極難得所輯凡十八種多我國已佚之本館館寬得初印原服用付石印印數亦以五百部為限

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

全書十册 十四年六月出版 預約價(夾頁紙)十一元  
 嘉興張叔未先生為考古專家兼長書法是編自鐘鼎彝器泉幣璽印甄暨瓦當下至文房玩物凡為清儀閣所藏有文字者均經先生手拓附以考訂所加題識亦係真蹟今據原拓影印悉存真面不愧藝林鴻寶

翁常熟日記

全書四十册 十四年五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三十元  
 常熟相國早歲登第兩任帝師歷掌樞要在朝四十餘年國家多故公以一身支柱其間所見所聞悉載日記起咸豐戊午迄光緒甲辰要聞秘事不可勝紀採本摘錄九葉可以窺見一斑全書皆公手蹟足為臨池之助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册 十四年六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十六元  
 王君君九劉君鳳叔研究昆曲久有心得合編是書凡分四集小眼實白一詳載編段笛色無不注明崑曲家龔粟廬先生鑄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實白完全排揚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計為曲譜空前之作

諸曲及日記預約價另有兩次分辦法並各書郵費包費均詳載本中

樣本

索閱前二種者  
 每種請附郵票  
 三分後三種每  
 種附郵票六分

合購五種

預約價

內別下齋佚存曲譜三種連史紙  
 印本者分購價八十一元今減為七十二元毛  
 邊紙 印本者分購價七十二元今減為六十四元  
 均一次交足



# 小說世界目錄

第九卷  
第十二期

封面  
與  
插圖

羅馬尼亞農家少女豔麗之服飾

榨乳婦——泰山聖丹廟

克魯伊洛夫寓言

唐小園

綁票

林琴南

一個倫理問題

程小青

秋窗牘筆

西雲

長壽新法

胡寄塵

文齋藏書





## 徵文揭曉

小亭夫人……………第十七號  
 母的……………第十八號  
 不幸之幸……………第十九號

買賣式的婚姻……………

唐仲陶

羅馬尼亞……………

陳寒玉

□世界第一……………

愛博

銅鐵上的彫刻……………

文琳

□英倫繪屍記……………

南海馮六

□編者與讀者□





# 寶至之子女及人婦

請觀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如何有益於江西之幼女

幼女長成之際首貴有強健清潔鮮紅稠濃之血液充足是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正是造血之聖藥也是以此丸稱為天下馳名即如江西修水縣第二科長夏廷先失調素來色紅潤身體強壯發育健全有精彩也即如函云小女碧雲現年十八歲因後天失調素來曾患血虧身弱得獲治愈足可為據矣夏君來函云小女碧雲現年十八歲因後天失調素來體弱面無華色四肢發軟稍一勞動即氣喘頭眩夜不成眠飲食漸減身體日見消瘦咳嗽交



夏碧雲小姐玉照

世之同病者非但為婦女之至寶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亦係男子補血健腦之聖藥每瓶英洋一元五角每六瓶英洋八元郵費在內

奉送男女衛生小書

敝局印有忠告婦女以及體壯力強如何可得小書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原班郵奉各一本可也

小 289(1)

# 克魯伊洛夫寓言（八續）

唐小圃譯

## 第三十五 大砲與船帆

有一個船上，也不知因為甚麼，大砲和船帆打起架

來了，那大砲，把細長的嘴，從船幫裏伸出來，向空中訴說道：「啊！上帝呀！用毫無足取的布製造成的那個東西，竟敢和我們競爭力量，這真是自開關以來，所沒有的事啊！我們在海中航行，何等的辛苦！牠會做甚麼事呢？不過等風吹來的時候，努着胸脯子，做出那驕傲無知的樣子罷了。我們却不然，我們在戰場上，奮勇轟擊，使這個船，在海上稱霸；這不是全仗着我們嗎？我們所到之處，便是死和恐怖所到之處，若不是我們，能夠如此嗎？船帆算甚麼東西，也敢和我們同居一處，這是我們不能忍受的呀！

隻船，何必一定要牠們呢？沒有牠們，依舊可以航行。英勇的北風啊！你快來幫助我們罷！你把那又討厭又無用的船帆斷碎了罷！」

北風果然應承了大砲的請求，立刻就颺起來了。北風一起，黑雲布滿天空，海中的波浪，如同山一般，立了起來。雷聲隆隆，電光閃爍，北風的勢力，越發的大了；如瘋狂，把船帆颺得粉碎。等到船帆破碎，布片飛得無蹤無影以後，那風勢便平靜起來，天也晴了。

結果怎麼樣呢？若要問此事的結果，就是船帆飛去以後，那船在海面上漂着，如同樹葉一般，一點自主的力量也沒有，任憑風浪侮弄，簡直的變成風浪的玩物了。

這船的行止，既不能自由，偏偏在這個當兒，遇見敵船了。那敵船，連連放砲，把這隻船的船幫，打得像篩羅一般。既不能抵抗，又不能轉動，不大的工夫，連船帶大砲，全沉到海底裏去了。

不論甚麼樣的國家，必須各種機關，同時整頓起來，方能強盛，斷乎不能偏廢。以大砲比軍隊，以船帆比政府。有軍隊固可以威嚇敵國，然也不可無操政權的政府。若是有軍隊而無政府，不但國家難免滅亡，就是軍隊，也難免同歸於盡。

郭哥哩對於這篇寓言的來歷，曾經說明過；他說：

「當時俄國的主張，分爲兩派：甲派說：『軍人雖爲社會之一部，然全國一切事體，應悉以兵力爲基礎；因一國之消長，視乎兵力之盛衰也。』乙派說：『因軍人不解自己天職之真正價值，所以一切政事，全不能依法施行。』軍界中人，屬於甲派；政府中人，屬

於乙派。當這兩派爭論最烈之時，克魯伊洛夫作這篇著名的寓言，以大砲和船帆，明雙方之權限。若無大砲，固不足以鞏固國防，若無船帆，亦不能運轉萬事；這就是克魯伊洛夫作這篇寓言的來歷。」

### 第二十六 狗與馬

有一個農家，飼養着一個狗和一匹馬。有一天，狗向馬說道：「喂！喂！據我想，像你這樣的東西，簡直的沒用處，倒不如把你驅逐了。不錯！你會拉車，你會耕地，然而也不見得由此發財。若是和我比較起來，你所做的事，簡直的一文不值！我晝夜工做，絕不休息；白晝看守牧場，夜間看守家宅。你看看！我的功勞多麼大呀！」

馬答道：「你說的話，是否合理，姑且不必論。我先要問你！我若是不耕田，你在這裏看守甚麼呢？大約可看守的東西，甚麼都沒了罷！」

### 第二十七 瀑布與泉水

從山巖上降下來的雄壯的瀑布，面帶驕傲的樣子，

對着那靈驗有效的泉水說道：「這真是奇怪的事！像你這樣微細的小水，毫不驚人，可是永遠有許多的客人，到你那裏去。看見我的，誰不喫驚，誰不歎爲不可思議；可是沒人到我這裏來。我要問你：衆人全到你那裏去，是甚麼理由呢？」

那泉水，是從山腰滲出來的，異常微細，若不仔細看，幾乎看不出來。但是醫治病症，很有靈驗；所以牠聽見瀑布問牠，便和顏悅色的答道：「因爲我能治病而已。」

### 第三十八 樹

山谷之中，有一棵小樹，生長在許多的大樹的中間。有一天，牠看見一個提着斧子的樵夫，便向他說道：

「喂！喂！我求你一件事，你把圍着我的那些樹木，替我砍了去罷！你若是肯替我砍，我纔歡喜呢！因爲牠們圍着我，既不通風，太陽的光線，也看不見，並且牠們的根子，密密雜雜的，布滿地中，連一點空隙都不給我留。你看牠們的枝葉，罩在我的頭上，如同天棚一般，以致妨礙我的生長。」

若不是牠們妨礙我，我一定一年比一年發達，我的陰影，必能布滿山谷；但是現在安能發達呢！消瘦得成枯枝一樣了！」

樵夫聽了小樹的話，如同得到好朋友的囑託一般，立刻應承，運動斧子，開始砍伐。

小樹周圍的大樹，全都砍伐淨盡，成了空地了。

小樹見四圍的大樹，已經砍去，以爲是得了勝利了；然而所謂勝利，也不過極短的時間而已。

小樹的周圍，既無大樹遮蓋和環繞，毒熱的太陽，和嚴寒的霜雪，便侵陵來了。牠因此日見衰弱，偶遇一陣大風，便把牠吹斷了。

此刻有一個蛇，見牠被風吹斷，便對牠說道：「你實在是糊塗啊！你同那些大樹在一起生長的時候，有大樹掩護着，既受不着雨淋日炙，也受不着雪打風摧，一點損害都沒有。你若是慢慢的忍耐着，等那些大樹老死以後，你的身體，也長得堅壯了。到那時，縱遇這樣的大風，也不

致被牠吹斷。或者能和大風抵抗，也未可定。可是你不知自己身體之脆弱，先把保護自己的拋去，安得不被大風吹斷了呢？你遇到今天的災難，全是自作自受啊！

### 第三十九 螞蟻

有一個螞蟻，力量極大，像這樣大力的螞蟻，真是自古以來，沒見過的。牠能舉起兩個麥粒，並且能刺蚯蚓，能和蜘蛛爭鬥。螞蟻們一談到牠的奇蹟，沒有不讚歎的；因此牠在蟻族中，得到絕大的名譽。

無故得到絕大的名譽，是可怕的事，不是可喜的事；但是這個螞蟻，却非常的歡喜；不但歡喜，並且非常的驕傲。牠想到都會地方炫耀炫耀去，於是爬在一輛極大的乾草車上，耀武揚威的，就向都會去了。

牠到了都會一看，人果然很多。初見這許多人，聚在一起，牠還以為是火場呢。此處的人雖多，連一個談牠的奇蹟的都沒有；也沒有一個人，來到牠的跟前，和牠周旋。於是牠取過一個樹葉來，一俯一仰的玩弄，為的是

使人看；可是玩弄了半天，連一個看的也沒有。

牠空玩弄了許久，身體都疲乏了，還是沒人看牠，因此牠非常發怒。正在這個當兒，看見乾草車下邊，有一個狗，在那裏睡覺。牠湊過去，對那狗說道：「我因為是你，所以對你說！據我看，像此地這些人，甚麼也不認識，簡直的是瞎子，同那沒有眼睛的房屋一樣。你想是不是？我把這粗重的樹葉，直玩弄了一個鐘頭，連一個看的都沒有，豈不是新奇的事嗎？我在我們蟻穴裏，真是人人歡迎，沒有一個不曉得我的呀！」

牠說罷，便氣憤憤的，回蟻穴去了。

人類中，與此螞蟻相類的，也很不少。嘗見一種人，以為自己的英名，可以轟動天下；其實知其名者，不過左右少數的人而已。

(未完)

# 綁票

——英國亨利原著——

林琴南遺著

介夫與克立舊拉。在墨西哥中售彩票。政府以爲剝奪其國家之利。遣人逮捕。二人遂逃至美國馬他磨伊。藏于積磚之中。當夕。馳水過河。登彼岸居于牛阿林司。飲酒自慶。不期信步登諸火車。宿酒未醒。已至一地。遂同入一小逆旅中。明日醒解下樓。見肆人方剝豆皮。克立舊拉問主人曰。此爲何地。主人曰。昨日客至此。爛醉若不解事。今實告汝。此爲喬治省中。漫登大徠之城。克立舊拉曰。肆中有食品乎。主人曰。二十分鐘中。可以美膳奉款。膳陳則火腰數片。及玉麵之饅頭。食後同出遊觀。城極荒寒。空無所有。且懨懨無生氣。道上行人亦稀。正于此時。見一人來。皮冠而黑衣。而路人見者。咸與爲禮。

即稍遠者。亦奔集而引手。而女子則憑窗而與之微笑。童子見之。亦爭止視。肆人則似奪門而出。遙呼曰。團長。晨來納福。克立舊拉謂肆人曰。此人其亞力山大乎。何以呼之爲大亞力山大。肆人曰。此人爲勞金翰團長。爲生來司至愛登畢爾鐵路之總裁。又爲此城中之知事。兼擺雷市政公司之會長。克立舊拉曰。然則團長久別是間。今始歸乎。肆人曰。非也。茲特赴郵局投書耳。每晨過此。人必爲禮。蓋是間之偉人也。此人于鑛路股票外。尚有二千畝之田。城中人之敬是人。重其官兼重其富。克立舊拉無言。讀報紙後。引介夫至僻處議事。介夫曰。何事可議。克立舊拉曰。此團長爲城人所禮。甚于其禮。

大總統。吾今引此人。至于隱僻之地。行劫質索取二萬金。介夫曰。汝言太悖法律。克立舊拉曰。吾固知汝爲此言。然庸詞也。吾于報中言。似贊成劫質之人。介夫曰。劫質事險。豈政府贊成其事耶。克立舊拉曰。報言有希臘人名海雷司。在斐洲中行騙。爲洲人所得。美人卽以炮艦二。兵艦二。勒取毛拉舉國五七萬金。以償其無罪執人之咎。介夫曰。此敗人名譽之事。不宜輕出諸口。克立舊拉曰。此爲電報所登載之報中。非我臆造。而公司實已得此騙子。藏之山中。故登廣告。四覓其人。用以逃責。美國外交總長海約翰。意尤以兵艦婪索人財。此真出人意表。介夫曰。吾爲民主黨人。不欲詆議共和黨。究竟海約翰輕易出兵。果何宗旨。克立舊拉曰。其理未詳。唯海約翰有詩。名曰小韓。以希臘人不著小韓。故海約翰托此名。以隱助其人。卽兵船之名。吾亦知之一。爲布路綆。一爲阿倫替亞。且以海底電線。問斐洲國王。詢海雷

司生死。國王饋七萬兵費。其事始已。而海雷司亦見釋于山中。似此行爲。非劫質之類耶。衆乃不以爲過。且以爲衷于至理。海雷司旣出。用希臘語。語報館中。謂美國中人才。吾最服雷州里。次則羅斯佛。國際公法言之。不爲非理。吾今引團長。匿之山中。索資一萬。亦不云鉅。介夫曰。汝欲爲是事。非我弗成。且汝于海雷司。亦殊不了。如雷州里之信託公司。非總統以全力助之。行且傾覆。矧汝乃無我。其能行耶。

介夫及克立舊拉。覓山中僻地。竟以術引團長入其園中。地爲小樹環繞。小徑如繩。不可得上。介夫至阿爛他城布。得二百五十元之食物。防玉麪饅頭及火腿之片。團長不能食。故以盛食款之。又以一百元。得包度酒。及柯及難酒。並雪茄。及軍行之臥榻。與巾櫛胰皂等事。介夫思及海雷司被禁山中時。公司人待之絕厚。今亦如法以供團長。遂以大車入山。設行帳于林間。一日侵晨。

二人遇團長于道。克立舊拉出手鎗向之。自陳其意。團長曰。在此洲中。乃有行劫之事。吾將至市政公所。問以知否有此。克立舊拉曰。請爾登車。中有議會。待決甚迅。一議即閉會。爲時無多也。遂驅車行。已而引團長下車。扶脅至于行帳。介夫曰。團長。吾二人實行劫質之事。但得爾家以萬金來贖。足矣。吾固未敢加害于團長。卽萬金未至。吾亦厚禮相待。但勿潛逃。團長則曰。吾不逃也。介夫曰善。今茲已十一句鐘。吾當治美膳以供團長。團長曰。或者有火腿及玉麪饅頭也。介夫曰否。賤品安足奉。團長讀報。二人乃伏而治饌。克立舊拉善于烹調。以木箱爲案。陳紅酒二瓶。首進蠔湯。團長就食時。如不之屑。介夫以爲菲薄。團長卽俯首引二人祈禱。介夫見團長徐食甚甘。團長飽極。以身就榻背。介夫予以白蘭地酒。黑咖啡。及雪茄。團長曰。吾觀對面山泉。滔滔不絕。則心感上蒼之恩意。介夫曰。團長。吾陳紙筆。請團長作書。

今親知送萬金至此。團長曰。吾以書付副總裁。彼在愛登比阿。介夫曰。去此幾何。團長曰。可十英里。介夫卽述書意。令團長書之。書曰。吾爲二強盜縛去。匿一僻靜之地。汝輩萬萬不能至者。彼求索一萬元。立時付與。其付款之式如下。送款之人。至司度尼小溪溪上。沿溪而行。至于左岸之大石。石上有朱筆作十字。爾卽立于是間。揭白旗。卽有人引至吾處。勿延卽至。團長書後。自書數語。以慰局人之心。謂二君待我厚也。二人允之。團長卽書其後。此二盜款我以豐饌。卽歷數其殺核之佳。並云晚餐時尙有名酒。介夫視此語。似無梗于事。卽贖其書。將投之公司。已而見黑人騎馬。似郵政之人。介夫卽予以一元。卽投書于郵政局。下午四句鐘時。果見山下有人揭白巾。介夫卽下山引一胖人登山。團長曰。此卽吾友副總裁。介紹于二君相見。介夫曰。爾卽摩洛哥皇帝來矣。然所挾之鈔。吾亦必親點其數。幸勿見罪。胖夫曰。



吾未挾鈔而來。先至以省吾兄。卽問團長曰。兄食海蝦及生菜美乎。介夫曰。請副總裁留此。且待第二總裁之來。此局爾我自演其劇。不須旁市入場券也。已而山下復有人至。介夫下山迎之。其人瘦而長。團長曰。此卽考伯第二副總裁也。考伯曰。吾局車務總管。忒甲已將股票向排雷銀行中假款。謂團長曰。爾食單中有雞釘乎。吾以此之故。與車守爭辯久之。已而山下白旗復見。克立舊拉呼曰。更來一人矣。吾勢當閉鎗。介夫止之。下山迎迓。見一人手執一燈。介夫以爲必車務總管矣。詢之。則轉軼夫也。其來白團長。已囑律師將其田產出質矣。已而復至二人。乃無白旗。介夫將開鎗擊之。團長曰。此爲爵翁司爲司機。一爲白司。則站中火夫也。白司曰。吾在林間覓取松鼠。故未挾白旗。謂團長曰。團長不云。食品中有荔支布丁乎。且有極品之雪茄。克立舊拉曰。更有火車之檢票員。及司軛夫至矣。其後尙有一人。介夫曰。此一次吾爲末次下山之期。來者必忒甲矣。登山時忒甲詢問食單中菜蔬不已。介夫則窮詰以質款。忒甲言已提挈而至。介夫遂不再問。謂諸人曰。請同御晚餐。吾視爾手中皆白旗也。克立舊拉曰。爾言良切。彼此論

交耳。方爾迎忒甲時。林間復出二人。一爲司行李人。一爲賣票人。實則忒甲曾挈款至否。介夫曰。據忒甲言。已得之矣。二人大悅。及六句鐘時。大宴鐵路人員。罄其所有。以供來客。客大嚼悅甚。飯後。二人引忒甲問款所在。忒甲卽自囊中出紙一束。言曰。吾鐵路中股票絕低。以一萬之數。僅得八十七圓五角。團長之地。已質至第九次。僅得五十圓。今上足下者。僅一百三十七圓五角。介夫曰。名爲總裁。所有乃如是耶。忒甲曰。吾路有十英里之修。永永不開。唯往林間取道木。方然火一行。卽極盛時。一星期得十八元而已。團長之地。種桃二年。乃不結實。矧春雨盛。而瓜亦不產。且無錢市肥料。瓜蔓及葉。但供野兔之食。今城人但恃鵝鴨及麥。自餬其口。克立舊拉曰。此如何處置其人。介夫曰。擲還之可也。因力拳忒甲之背。語團長曰。汝食能甘。吾亦樂之。且吾不爲已甚。吾此遭南來。收局乃至于此。今尙有美酒二瓶。衆可同飲。以識此一場之歡聚。于是飲酒盡罄。或歌或舞。竟忘劫質之事。明日諸人皆醒。介夫及克立舊拉。因思斐洲人之待海雷司。尙不如我行劫質者之待鐵路人也。誠則官不如賊耳。



# 一個倫理問題

程 小 青

▲你對於這個問題怎樣解決？▼

他把身子仰靠在那供滿鮮花的餐桌上。舉起酒杯。歡聲道。「我愛。這是一個幸福的紀念。我祝你永永快樂。」他所祝頌的那個美麗婦人。同時也把酒杯舉了起來。伊穿着一件樸素的晚服。袒着玉臂。白雪似的肌肉。仍不失少年時勻整柔潤的美。胸前綴一朵深紅的玫瑰。越發助襯伊的嫵媚。那一雙感情豐富的俏眼。含着微笑。顯得伊心房中快樂之花正自怒放。這時伊舉着酒杯。眼光瞧着他答道。「乾克。這真是一個快樂的紀念。我願以後每一個紀念。都像今天這一個一樣。並願我們永遠在一塊兒快樂。」這時他們倆的目光不約而同的都瞧到旁邊一個五歲的女孩子身上。伊也正向他們瞧着。見了他們的笑容。便也把笑容回報。乾克道。「愛倫。我對於這個孩子。正像你一樣的歡喜伊。你不用顧慮。即使伊是我自己的女兒。我也不能再怎樣特別的愛伊了。」那少婦應道。「乾克。你待伊當真再親愛沒有了。我愛。我和杜洛雪二人。實在是。是有幸運的。假使沒有你。我們真不知怎樣。」說時微微歎息了一聲。又道。「唉。這一年中我們多少快樂啊。我起先自以為已很快樂。其實真正的快樂。

還是在一年前的今天起始的。」那男子道。「愛倫。我也有同樣的感想。回想前情。覺得自從我和你結婚的那一天起始。我才有真正的生活。」說時他向四週瞧了一眼。繼續道。「我愛。你的意思真不錯。你主張我們今夜的紀念晚餐。不在立佛街寓裏舉行。特地移到這裏來歡聚。這個地方不但足以安居。還可以使我們回到結合的情況。你的見識真不錯。」婦人道。「乾克。你已在立佛街家裏。使我們過了一年的幸福日子。這是我的家。我也應當使你享受些快樂滋味。須知我很愛這個舊家。這裏的器具既都完備。生活的費用也很經濟。你能够聽從我的意思遷到這裏來住。也足見你愛我的誠意。」他微笑道。「你的意思我當然沒有不聽從的。不過我起初對於這個屋子。却不無有些厭憎。」婦人道。「乾克。我愛。你是一個寬宏的人。對於已往的事情。大概不會生嫉妒罷。但此刻我們這樣。即使哈萊有知。也不會不滿意了。」說時伊的眼光從他的臉上移向空中。彷彿追想什麼的樣子。靜默了

二

一回。又作歎息聲道。「可憐的哈萊。」乾克舉杯飲了一口。應道。「我想他也是一個好男子。我很願意當初會過他一面。」愛倫道。「他當真很好的。可惜他戰死的情形怎樣。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多方打聽。終沒有端倪。咳。這委實是最可悲的。」伊說到這裏。怔了一怔。似覺得在這快樂的宴上。不應有這不歡的回想。因按一按鈴。叫侍女進來。把桌上的杯盆收去。接着他們倆便談論家常問題。乾克本是當律師的。才識既佳。品又誠謹。故早已得多數人的信仰。在法律界中佔了一個重要的位置。那愛倫也是一個敏慧過人的婦女。凡丈夫對外的一切事情。也非常關心。譬如乾克得到了勝利。大家固然快樂。萬一失敗。伊亦必表示相當的同情。溫言慰藉。這時他們正談論一件剛才進行的重要案子。伊忽回過頭去。驚問道。「乾克。有什麼人進來或出去了。我聽得前門的關闔聲音。」乾克微笑道。「我愛。這是你的幻想。並沒有人開門。那些女僕們正忙着佈置。怎會得出去。假使有客進見。我們也應當

聽得門鈴響動。因為前門已經下鎖。除了我們二人。別的人沒有鑰匙的。」乾克的說話還沒有完畢。忽見那餐室的門。突然自開。那女孩子杜洛雪本向門坐着。驚視了一下。忽離椅而起。直向

一個闖進來的男子奔去。口中嚷道。「爸爸。爸爸。」這時乾克和愛倫二人。都愕然起立。回瞧餐室門口。有一個少年男子。身上衣服寬大。不很稱體。愛倫一見。眼中頓露出駭光。急把兩手



「麼什麼幹子娶我和。裏屋的我在此刻。人樣麼什是你」

「愛倫。這是什麼意思。」愛倫向後却立。兩手掩住了面。自言自語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呀。不。這決不會的。他已死了。——他已死了。」乾克的態度。仍鎮靜不亂。也莊聲

問道。「我請問你。你是誰呀。」來客的眼光。便移到乾克臉上。四目相接。彼此都充滿了怒氣。那人答道。「你問我麼。我是哈萊。德禮門。我也願你告訴我。你是什麼樣人。此刻在我的屋裏。和我妻子一塊兒幹

支住了椅背。驚喘着呼道。「哈萊。——哈萊的鬼。」那女孩子見了來客的怒容。也不由的止步不前。乾克忙過去將伊拉住。那來客向婦人瞧着。忽發莊肅的命令聲道。

些什麼。」他說話的聲浪。因盛怒而顫動。面容也獮厲可怖。接着跨前一步。似要向那少婦走去。伊急急退到乾克背後。但把恐怖的目光瞧着來客。「乾克答他道。我的名

字叫做乾克。薩司惠。我正在這裏和我妻子同進晚餐。」

來客繼續道。「你的——你的妻子——」他說了半句。

頓住了不說。忽冷笑道。「唉。你不要說這種沒意識的話罷。」

說着他忽瞧見了乾克旁邊的女孩子。便道。「杜洛雪。到這邊來。」

乾克仍將那孩子拉住不放。很安靜的答道。「對不起。我想在我們談話的當兒。這孩子似不便在

場。」他隨即領伊走到門口。開門叫喚女僕。吩咐道。「快

領密司杜洛雪去睡。你們大家也不妨出去玩一下子。這裏

裏有一張鈔票。你們快一同往影戲院裏去罷。我和密昔

司薩司惠定意留在家裏。不願有人見擾。快出去罷。」乾

克說完。順手將門關上。回身向那室中的二人。那時來客

見了乾克鎮靜的狀態。暴怒的神氣。竟也減了幾分。他仍

站在那裏。不言不動。也不阻擋乾克的吩咐。祇向桌子那

邊的少婦瞧着。伊也目定口呆。顯得伊心中充滿着無限

的恐怖。乾克先問婦人道。「愛倫。你認識這個人麼。」伊

強制着答道。「這——這就是哈萊。或者是他的鬼靈。」

來客忽作譏笑聲道。「這話太愚昧了。難道隔了一天。你

便以爲我已死了麼。」這時乾克和愛倫二人。都很詫異。

同聲問道。「隔了一天麼。」那人又作愠怒狀道。「是啊。

這句話又何用驚異呢。」愛倫仍現着莫明其妙的樣子。

又問道。「哈萊。你說隔了一天。那麼。昨天你在那裏呀。」

那人不耐似的笑了一笑。答道。「那我——」他忽頓住

了。眼光中呈露一種迷惑的神色。又繼續道。「我昨天——

——」他仍說不下去。接着又道。「說也奇怪。昨天我在那

裏。竟已不能記憶。」他咬着嘴唇。向室中走了一周。忽繞

着雙眉。似自恨他不應如此健忘。末後。他含糊道。「論情

我當然在這屋子裏啊。」乾克尋思了一回。又向那人仔

細打量。說道。「唉。這裏面必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原因。密

司脫德禮門。你姑且坐下來。讓我們細細的討論。這件事

決不像你所意想的那麼簡單。我們若把這種互相仇視

的態度對待着。在實際上沒有益處的。」哈萊略一凝遲。

似覺乾克的說話有些意思。果然把尋仇的態度變得和

緩一些。他緩緩坐下。說道：「無論如何。這是我的屋子和我的妻子女兒。」乾克不直接作答。但引手摸着他自己的下頰。眼睛凝注在哈萊的臉上。正像他在法庭上詰問證人的口供時一般。少停。他發一種清晰而有勁的聲音問道。「密司脫德禮門。我請問你。你所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是什麼事呀。」哈萊張目答道。「我——我想——」他說了這兩個字。到底說不出什麼。於是那一種迷惑不解的神氣。又在他臉上顯露出來。他因含怒答道。「你爲什麼問我。這一着和你有什麼干係呀。」乾克道。「這不但和我有關。對於我們三個人。都有重要的干係。因此。不能不請你據實回答。」哈萊又發怒道。「你有什麼權力問我。我所要知道的。你究竟在這裏幹什麼。」乾克仍作和婉狀安慰他道。「你所要知道的。我即刻就可以答復你。不過你須得先回答我幾個問句。現在請你想想。你腦室中記得些什麼。」哈萊定着目光。似他自己也很詫異。不知怎的。竟完全記憶不起。他又瞧在婦人臉上。好似要

從伊身上尋一個開發他記憶祕室的鑰匙。可是到底無效。但見他口吻張動。却說不出話來。乾克又婉聲道。「你再靜心想想。姑先追想你最初的事情。你當初不會在兵隊中服役過的麼。」哈萊道。「正是。」乾克道。「這一着。你可是完全記得的麼。」哈萊作不耐聲道。「那自然完全記得的。」乾克道。「很好。你可還記得你到過法蘭西麼。」哈萊道。「我也記得的。」乾克道。「你在法蘭西的那一部分。」哈萊道。「在挨哥諾。」乾克道。「好啊。現在我再問你。你在什麼時候離開法蘭西的呢。」哈萊躊躇了一下。又嚙着他的嘴唇。顯出疑惑狀來。期期然道。「我——我不記得。」乾克道。「那麼。你可記得離去法國的一回事麼。你可記得你曾經過什麼海程。」哈萊靜思了一回。似仍追想不出。答道。「不。我不記得這個。」乾克道。「唉。那麼。你在法國所最後記得的是什麼事呀。我想你大概屯駐在壕溝裏罷。」哈萊道。「不。我記得我們已離了壕溝。在一個深林中開戰。還記得那林木着了火

熊。熊態可怖。那時我們正攻打——」說時他忽舉手拍着他的額角。眼中也露出異光。似他的記憶已回復過來。接着繼續道。「唉。我記得那一次正攻打克哩迷山。戰鬥非常劇烈。當那炮彈如雨的時候。我跟着同伍的軍士們向前猛進。」說時他的面容頓見嚴肅。兩眼合成細縫。牙齒又嚙着他的下唇。連說話的聲浪也變了常度。他接續道。「那時我瞧見有一顆巨彈。直向我的頭頂飛來。於是我便——」乾克見他又停頓不說。便催着問道。「便怎樣。」哈萊道。「我但見一陣火光。以後便不覺得什麼。諒來我已把那彈子打中了。」乾克道。「我明白了。現在你可還記得那時你穿的什麼衣服。」哈萊道。「我穿着襯衫和軍袴。我的軍服早一天已經撕破。這一着我記得很清楚。」乾克連連點頭。又道。「那時你的標姓名的號牌又在那裏。」哈萊道。「這東西也已在早一天失去。我當時還打算補領一塊。」乾克薩司惠聽到這裏。臉上微露笑容。似已得到了什麼端倪。又道。「我們的談話已近

本題了。現在我再問你一句。你在進這屋子以前。可記得你在什麼地方。」哈萊道。「我記得在電車裏。那電車到了街角。我照常跳下車來。就用我自己的鑰匙開門進來。」乾克道。「我想你在法國的時候。這鑰匙也在你身上罷。」哈萊道。「正是。我有一串鑰匙。常放在軍袴袋裏。預備回家時用的。」乾克道。「不錯。但你再向後想想。你在上電車以前。又在什麼地方呢。」哈萊又疑遲不答。少停才道。「我竟記不得了。我彷彿在電車上睡覺。突然向窗外一瞧。見已駛近我家。便即驚醒下來。」哈萊說這話時。自己似也半信半疑。不敢決定。頓了一頓。乾克又道。「你自從攻打克哩迷山那天起。直到你上電車以後。這中間的情形。你可是完全不記得麼。」哈萊似很失望的答道。「不記得了。這的確是很奇怪的。但我的腦室中竟似一片空白。再也追想不出。」乾克道。「但你可記得你攻打克哩迷山。並瞧見熊熊火光的那天。是什麼日子。」哈萊不加思索的答道。「十月十日。」乾克道。「那一年呢。」哈萊

道。「那自然一九一八年了。」乾克微笑道。「你可知這是什麼年呢？」哈萊呆瞧了一回。忽現驚恐狀道。「我想不會一九一九年罷。難道我已迷失了一年麼？」乾克道。「這是一九二〇年了。」哈萊直跳起來。驚呼道。「好上帝。」這時有一陣熱血潮上他的面頰。又回頭向着那少婦道。「愛倫。我到什麼地方去過呀。這兩年中我難道不在這裏麼。」伊深深呼吸了一下。才答道。「哈萊。我自從你一九一八年四月裏出去以後。今天才第一次見你呢。」哈萊一聽。身體搖動。似要傾跌的樣子。又把手按在額上。好久不作一聲。少停。把手放下。向他的妻子道。「那裏你——」說時又回頭瞧着乾克。繼續道。「這事你們幾時才發生的呢。」伊答道。「我在一年前的今天。才和乾克成婚。」哈萊呼道。「但你怎能夠和人結婚。唉。這真是羞恥的事。」乾克沒有說話。但走到屋角。從書櫥中取出一張紙來。回過來交給哈萊。那是戰務局裏的一張官式通告。哈萊接過一瞧。驚呼道。「我的上帝。」乾克莊容

道。「朋友。你本已死了。你是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死在戰線上的。」哈萊呆木了一回。果然倒在椅中。空洞的眼光。向空中瞧着。好久。才回復了神志似的喃喃自語道。「我沒有死。我此刻不仍好好的活着麼。無論如何。我此刻已回來了。這是我的屋子。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兒。在理你應當立刻出去。你快走罷。」他說末一句時。眼光中的怒火。忽又死灰復燃。那婦人奔過來叫道。「哈萊。」他止住伊道。「我少停再對你講。我不責備你。但我以為你總應等待幾時。這一層不妨等他出去後再談。」乾克仍帶着笑容。不過那笑的姿勢。不很自然。他說道。「密司脫德禮門。我想我還應當等待一下。不能就此出去。」哈萊德禮門厲聲道。「爲什麼。」乾克重複道。「我不能出去。你也明白我現在所處的地位。這女子已做了我一年的妻子。我不願意使伊的名字受什麼污玷。就法律上講。你本已死了。此刻不如仍隱姓埋名的活着罷。」哈萊猶笑道。「這樣。我的妻女和這裏的一切。都可以歸給你了。你的



意見真高明。謝謝你。」乾克登肩道。「我可以把你所有的產業。依你的估價照值償還。你的遺囑早已宣讀過了。我不妨把你遺囑中所載的一切產業。和應得的利息。如數還你。此外我還可以給你一種相當的撫卹。須知這一次事實由那意外的情勢造成的。你既是一個明理性的人。也應當顧慮到一層。就是你不應毀壞這女子的聲名啊。」兩個男子都把目光向伊。伊也直僵僵的向他們倆聽着。竟說不出什麼話來。哈萊又回頭向他的情敵道。「你簡直把我當做傻子了。你我想我肯頂替了另一個人。却把我的妻兒和家庭完全給你。使你開懷享受麼。你真是瘋了。我此刻既已回來。就準備住在這裏。回復我以往的生活。」乾克忽發一種懇切的同情聲道。「你難道不知道你要回復本來的生活。事實上已辦不到麼。你豈不知你即使恢復了哈萊、德禮門的名義。但你的快樂和幸福。却已永永沒有恢復的希望了麼。你的既往的事情。不但你自己不能忘情。別的人也必隨時談論。使你難堪。並

且你妻子也再沒有顏面在社會上立足。除此以外。在那已往的兩年中。你又幹過些什麼呢。你一定在什麼地方另有一種生活。那裏既缺少了你。或許有人正候你回去和設法找尋。這一着你是不能防免的。因為你還不知道。你究竟幹過些什麼事哩。那少婦走近一步。說道。「哈萊。這兩年中你到底幹些什麼。你竟完全記不得麼。」接着又搖頭作失望聲道。「唉。凡有合理而無害於我們三個人的方法。我都願意聽從的。」哈萊搖頭道。「實在想不出什麼。連我今天的中飯在那裏吃的。也記不得了。我意我或者是從什麼醫院裏走出來的。」乾克點頭道。「這話雖然近似。但兩年功夫。若說完全在醫院裏面。又覺不合情理。我想你一定住在什麼地方。另換了一種生活。因此。你應得仔細想想。最妥當的辦法。你祇有把一切所有的賣給我。然後遠離此間。過你的新生活去罷。」哈萊暴跳如雷道。「你別胡說。我決不聽你的話。公理所在。斷不容你任意妄為。我是哈萊、德禮門。此刻既已回來。對於我

的妻女財產。當然有權執掌的。」說時立起身來。又道：「我們不必再多談了。我是這裏的主人。有權驅逐你出去。我寬限你幾分鐘。以便你收拾行裝。你快走罷。你快走罷。」他的聲浪已怒極而顫。氣息也咻咻不寧。又厲聲道：「我祇願和我的妻子兩個人在這裏。你還不走麼？」乾克仍站着不動。婉聲答道：「我不贊成你的話。這件事不應如此解決的。」哈萊定前一步。握着拳頭。又吆喝道：「快出去。否則我要把你扔出去了。」乾克仍含笑說道：「你假使願意爲伊決鬪——」哈萊不等他說完。忽把他身上的短褂脫下。那婦人急忙奔過去阻止道：「哈萊。」他用力的將伊推開。厲聲道：「走開去。我須得先和他鬪一下子。隨後再和你講話。」伊一聽這話。知道再勸阻不住。不得不退在一旁。眼見那兩個男子。怒目相向。兇狠可怕。真像武士們較劍時的神情一樣。他們倆的身材都魁梧異常。從外狀觀察。真不知誰勝誰負。那時乾克仍靜立不動。等到哈萊脫了短褂。捲起了衣袖。握了拳頭猛擊過來。他才

舉起右手照架。同時出其不意。伸出左拳。一拳打中哈萊的眼部。哈萊兩臂一揚。身子站立不住。向後倒退。撞着一隻桌子。連人帶桌倒在地上。桌上的一隻瓷瓶。也打成幾塊。愛倫見哈萊倒地以後。靜止不動。急急奔到他身旁。屈膝瞧了一瞧。仰面問那得勝者道：「哎喲。你沒有打死他麼？」乾克也俯着身子瞧他。答道：「我想不見得。你去取些冷水來。」伊立起來從桌子上取過一隻水瓶。乾克將水洒在哈萊的面部。哈萊深深透了一口氣。張開眼來。向四周瞧視。呈露一種詫異的樣子。他很疲弱似的問道：「我在什麼地方呀？」乾克一壁給他抹去鼻子裏流出來的血液。一壁答道：「你已好了。不用憂慮。」哈萊仍似醒非醒。作勢要撐坐起來。乾克忙道：「讓我來助你一臂。你不妨就在這椅上坐下。」說着扶他起來。坐在一隻爐旁的安樂椅上。哈萊仍低聲說道：「多謝你。你竟這樣助我。」他又把空洞的目光向四面亂瞧。又問道：「我此刻在那裏。發生了什麼事呀。我——我記得我在電車裏面。

——「乾克向那少婦瞅了一眼。伊仍驚疑不定。眼睛注在那男子的臉上。私付數分鐘前。他還認伊是他的妻子。但這時的口氣。何以竟完全改變。乾克又婉聲答他道。「你不用憂慮。再停一回。你便可痊愈了。」哈萊道。「這時我已好得多了。說時他把手摸摸他的面部。忽見他手指上瀝着血迹。又作疑惑狀道。「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我怎樣到這裏的呀。我坐在電車裏面。難道受了什麼傷害麼。我記那電車——」乾克又安慰他道。「你不必多問。少停你便可以完全記得了。」哈萊繼續道。「我想你把我扶進來的罷。你真好。我很感激你。」他回頭瞧見旁邊的少婦手中。正執着一隻水瓶。微笑着向他。他又道。「這位是你的夫人罷。夫人。對不起。我竟打擾你們。」伊向他凝注了一下。覺得他的說話狀態。絕對不是虛偽的。因把詫異的目光瞧着乾克。乾克向伊霎一霎眼睛。似暗示伊謹慎不用多言。乾克把哈萊的短褂取起。又道。「這是你的短褂。我來給你穿上去。」哈萊瞧瞧衣服。又瞧瞧

他捲起的襯衫袖子。疑惑道。「我可曾划過船麼。或和人爭鬧過麼。」乾克道。「你有過一次小小的爭吵。」哈萊作感激聲道。「那麼。你給我排解的麼。先生。我和你面不相識。竟如此煩勞你。不安得很。」乾克道。「你不必客氣。現在我助你穿上罷。」他先扶哈萊立直了身子。然後把短褂給他穿上。這時他不但柔弱無力。臉容也過文可親。和先前進來的那種粗獷神氣。完全兩樣。他雖和乾克相距很近。却已絕不認識。一回又道。「多謝你。我現在可以行走了。」乾克問道。「你住在那裏呀。」說時又向他的妻子瞟了一眼。伊忍制了呼吸。聽哈萊答話。原來他兩年前生活的祕史。是否有宣露的機會。就在他這一句答語上定奪。哈萊果然答道。「我住在新港旅館裏。」他向前走了幾步。又停止不進。把手按住了頭。向乾克道。「我還覺得有些暈眩。你可能容我在這裏再坐一回麼。」乾克道。「當然可以。你儘不妨在這裏耽擱。等你全愈了再走。」愛倫祇在旁呆瞧。竭力按持着伊的驚詫。聽乾克一個人

應付。哈萊又道。「你待我真好。但我怕我的妻子不免要懸念我。」——愛倫突的震了一震。幾乎驚異失聲。伊暗忖他所說的他的妻子。不是另有一個婦人麼。哈萊繼續道。「先生。你可能打一個電話給伊。叫伊來接我回去。」乾克仍不露聲色。答道。「很好。我一定照辦。」哈萊道。「我的名字叫段海姆。住在新港旅館三六三號。」乾克道。「很好。你且跟我到這裏來。」他領他進了一間毗連的客堂。使他坐在一張溫暖的安樂椅中。說道。「我去打電話通知密昔司段海姆。你在這裏休息一回罷。」說完。他轉身出外。隨把客室的門拉上。他的妻子等在客室門外。雙目大張。臉上毫無血色。伊把兩手在胸口交握着。低聲說道。「乾克。我們決不能就聽他這樣出去。他究竟是哈萊啊。」乾克不即答。但向前走去。伊跟在後面。到了電話箱旁。乾克才答道。「他當真是哈萊。但他所遇的經歷。此刻已很明瞭。他被砲彈所震。失了知覺。後來進了醫院。既或有人認識。也沒有東西可以辨證他的真相。當他蘇醒以後。他

的記憶力既完全喪失。便變做了另一個人。這種病我已見過幾次。有些人不在戰場。受了別種驚恐。也往往如此。這就喚做失憶病。在醫學界上已不算創聞。故而他的哈萊。德禮門的生活。早經終止。此刻已變了段海姆了。」他妻子道。「雖然。我們都明知道是哈萊。德禮門啊。」乾克聳一聳肩。順手將聽筒取起。答道。「我們即使把這件事說明。你實際上有什麼益處呢。這無非使我們大家蒙羞毀壞罷了。」伊握着他的臂膊道。「那麼。你現在打算——」他不等伊說完。早已向聽筒中報了一個號數。接着便問道。「喂。你們是新港旅館麼。請你叫密昔司段海姆來接談。伊住在三六三號裏。好。我在這裏等候。」愛倫又在旁邊作懇求聲道。「乾克。乾克。這種辦法不正當的。我們應當把一切詳情告訴伊。」乾克祇等候電話中的回音。並不理會他妻子的話。一回。便向電筒中問道。「你是密昔司段海姆麼。我姓薩司惠。你固然不認識的。但你的丈夫受了一些微傷。——並不厲害。他此刻在這裏。等

你來領他回去。」他又說明了地址。接續道：「正是在最下一層。很好。我們在這裏等你。」他把聽筒掛上。回頭向他的妻子微笑。說道：「這一位哈萊的新夫人究竟怎樣。少停我們便可以瞧見了。」伊仍懇求道：「乾克。你可準備和伊說明白麼。在理你不應當瞞伊啊。」他因平視着伊。莊容道：「愛倫。你可是已厭憎我們倆同居的生活。願意跟他去麼。」伊急忙旋轉頭去。搖手道：「唉。你不要問我。不要這樣試誘我。我不能顧慮我自己一身。祇願照着合理的事情做。試想這裏的一切東西。都是他的。我們若待他像陌生人一般。聽他自去。怎能算合理呢。」乾克手按在伊的肩上。強制伊和他的眼光平視。說道：「愛倫。你的話不錯。但翻過來想。依了你的說話。在倫理上固然沒有缺憾。但同時你我二人和那另一婦人的生活。勢必因此破壞。試想破壞了三個人的生活。於哈萊仍沒有益處。這也可算得合理麼。」伊搖頭嗚咽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祇知他是哈萊。我們這樣隱而不說。實在對不

起他。」乾克道：「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哈萊。他祇知他是段海姆。」愛倫道：「假使他重新記起來了。又怎麼樣呢。」乾克聳肩道：「這却等到那時再說罷。這時候我們祇能依着眼前的情形處置。他既自以為是段海姆。心中也很快樂滿足。我們何必零生枝節。自尋煩惱。我愛。請你信任我。一切讓我來處理。你耐性些等着。這件事自然有結局的。」說時他俯吻伊的額角。臉上又含着笑容。伊仍嗚咽道：「他本是我的丈夫。」乾克答道：「不錯。但你的丈夫已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戰死了。這客室中的朋友。名叫段海姆。實是一位陌生客人。現在我們一同進去瞧瞧他罷。」伊又作最後的陳請道：「乾克。我總不贊成這種辦法。公理是公理。我們不應當任意違反的。」乾克道：「你意想中的公理。實在是錯誤的。現在你不必多說。快跟我進來。」他們進了客室。那客人很恭敬的從椅上立起。乾克忙道：「你請坐着。不必客氣。你的夫人就要來哩。」他答道：「謝謝你。你為我這樣費心。真使我感激不

盡。我現在已好得多了。等我妻子來時，便可以一同回去。」這時二人大家坐下。愛倫默默瞧他。見了他坐在那隻安樂椅中的模樣。不禁鉤起了數年前的舊情。不過他的態度沉靜而溫柔。已和從前不同。他說道：「我的腦筋至今還昏沉沉的。我在趁電車以後，究竟經歷些什麼。此刻已追想不出。此外我是否划過船。又怎樣會到這一條街上來。腦室中更空空洞洞。這不是很奇怪麼。」乾克作簡語應道：「當真很奇怪。」他又道：「我這樣失卻記憶。這不是第一次了。從前我在戰線上受了震驚。頓失知覺。後來在醫院中醒轉來時。對於已往的事情。完全記憶不起。祇知道我姓段海姆。却不知生長在那裏。和有沒有親戚。直到從醫院裏出來。仍舊沒有端倪。於是我就另換一種新生活了。」說到這裏。含笑瞧着愛倫道：「夫人。我有時自己疑惑。我以前曾否娶過。但我願沒有這一回事。因我實不願和我的妻子分離。我和伊已結婚了一年半。我很鍾愛伊。自覺世界上再沒有像伊這樣可愛的女子。

伊也把我當作至寶一般看待。這樣的夫妻生活。總可以算圓滿了。」他說完了話。仍向伊瞧着。似等伊有什麼評語。但伊的舌子似已被什麼東西膠住。開不出口。祇點了點頭。在伊本心。幾乎要縱聲叫道：「哈萊。哈萊。」但有一部分意志。却阻止伊不許發聲。伊覺得這時哈萊腦中。祇有一個圓滿的愛神。伊可能忍心破壞他麼。伊又瞧他的衣服。不但不很稱體。衣料和做工。也都是價廉的東西。唉。他已不是從前風度翩翩的哈萊了。這時他忽在胸口的袋上拍了一拍。立即摸出一隻皮夾。打開來瞧了一瞧。重新放好。作安慰聲道：「唉。好險啊。我以為這皮夾已在划漿時失掉。幸而還在。原來我一切所有。都在這皮夾中了。」說時他向客室的四周瞧了一回。又微笑道：「論我皮夾中所有。實不足購買這室中的任何一種器具。我很羨慕你們這種佈置。少停我妻子來時。可使伊得一種模範。以便我們將來得意。也可照樣佈置一個客室。」伊聽了這話。心頭又似受了刺傷一般。伊明知這裏的一切東

西本完全是他的所有物。這時伊可能向他說明麼。伊瞧瞧乾克。仍兀坐不動。但他的嘴唇緊閉。面容甚莊。乾克忽答道。「你將來也許可以得到什麼遺產。那時你也可以適意了。」愛倫一聽。似已會意。伊也知乾克爲人。從來不會有過卑劣的舉動。他說這話。大概已準備設法補報他了。那客人又道。「我却沒有這個希望。因爲我和我的妻子都沒有親戚。但我若能和伊二人始終不離。或能產生一個孩子。那時我們的家庭幸福。也不可得了。」他說這話時。臉上仍笑容可掬。愛倫仍低倒了頭。因伊已聯想到臥室中的杜洛雪。忽而門鈴響動。伊便應聲而出。伊知道這難堪的局勢。不久就可以解決了。但在開門以前。伊還立定着默禱道。「唉。上帝助我。使我們的行事不要越出公理的範圍。伊躊躇了一下。才鼓勇開門。門外有一個瘦小的婦人。年紀約摸三十左右。臉上却滿顯着驚恐的神色。伊喘息着問道。「我的丈夫——密司脫段海姆在裏面麼。」愛倫冷然道。「正是。他在這裏。請裏面來。」這

兩個哈萊。德禮門的妻子。一同走進客室。愛倫體態婀娜。服飾也很華貴。越顯得伊的斌媚。那另一個婦人身上。穿着廉價的衣服。輔頰也泛着焦黃的顏色。可見伊的處境不甚寬舒。但伊一眼瞧見了那安樂椅中的男子。似不勝驚喜。愛倫目擊其狀。不由的心頭冷了一冷。那婦人奔到哈萊旁邊。喘息叫道。「哀特。什麼事呀。你沒有受傷麼。此刻好些麼。」哈萊伸手將伊抱着。答道。「我愛。我已好了。幸虧這兩位好人。把我招呼進來的。」當那婦人進門的時候。乾克早已起立致敬。但伊的眼光祇瞧見伊的丈夫。沒有瞧見乾克。這時才回身謝道。「多謝你們。幸虧你們照顧。假使萬一不幸。哀特有什麼錯失。我真不知怎樣處置。原來他已得到了一個經理的位置。明天我們就要往蒲拿斯去了。如果有什麼事阻止我們的行期。那——」哈萊忽插口道。「我愛。你不必回想了。我此刻已經健全。不必再在這裏打擾他們。」接着。他伸手向密昔司薩司惠道。「夫人。多謝你。再會罷。」伊見他的眼光。竟已完全

是一個陌生人。因強制着答道：「密司脫段海姆。再會。」說完。立刻旋轉身去。乾克送他們走到門口。他見帽架上的一隻帽子。本是哈萊進門時掛上去的。因將帽子取下。說道：「密司脫段海姆。你的帽子在這裏。你們明天趁什麼船動身呀。」哈萊道：「趁麥海登船。」乾克道：「很好。我祝你們一路康健。再會。」他既送客出外。關上了門。又靜立一回。聽他們下塔時的歡笑聲音。但他們心中都蘊藏着無量的快樂。一回。他回到客室裏面。他妻子瞧着他問道：「乾克他已去了麼？」伊這時的眼光非常冷酷。似伊已認定乾克這一次的舉動。實含着犯罪意味。不能輕恕。乾克點點頭。含笑答道：「他已去了。但他不久就可以得到一注相當的遺產。因我既知道了他們所乘的船。自然也容易知道他們的蹤跡。這樣。我們良心上也過得去了。」愛倫道：「乾克。你以爲這樣處置。我們的良知上便沒有餘憾麼？」乾克道：「當真如此。須知我們雖沒有說明他就是哈萊。德禮門。但他現在既做了段海姆。實在比他恢復德禮門的名義快樂得多。等到他們得到了我託

名給他的遺產。生活上既可寬舒。不是更加快樂了麼。」說時他挽着伊的玉臂。一同回進餐室。又瞧着伊笑道：「我愛。我們爲哈萊本身計。固然不使他回復德禮門名義的好。更替我們倆着想也幸而如此。否則萬一他回復過來。我們的幸福。不是也將因此破壞麼？」愛倫微微搖頭。似還抱着幾分疑慮。問道：「雖然。假使他將來重新回復了記憶。又怎麼樣呢？」乾克道：「這不會的。他既已遠行。另換了新的環境。自然不會再有回復他記憶的機會。即使有此。他也必自以爲是神經錯亂。更有他的那位夫人從旁慰解。勢必仍可以回復舊狀。我愛。你不必再因此鬱鬱罷。我們此番的舉動。實在是正當的。」愛倫微嗔道：「我但願我們沒有做錯。」次日早晨。杜洛雪醒轉來時。見伊的母親俯首坐在伊的榻旁。伊問道：「媽媽。爸爸在那裏？」愛倫裝做不解狀道：「爸爸麼？」孩子道：「正是。昨晚回來的爸爸。」伊的母親搖了搖頭。強笑說道：「孩子。你做夢呢。你的爸爸已在打仗時戰死了。」

(完)



# 最適孩童應用之香皂

## 棕欖香皂

欲孩童之發育健全必先清潔  
其皮膚欲皮膚之清潔必須選  
擇適當之香皂擇其清潔之力

大而無傷嫩

膚者棕欖香皂即

為最適孩童應用

之香皂凡為家長者幸即購用

注意現在各處出售之棕欖香皂已加改良香

料加重改威美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美製



繪



## 秋窗牘筆

西雲

### 紅巾餘聞

咸豐初年。洪大全被俘於全州。實爲楊秀清所陷。清督師賽尙阿。乃以戰敗受擒入告。冀邀獎叙而已。同治中。金陵克復。有逸出餘孽。述當時全州圍城事。始知洪大全被俘情形。更參以聞於故老者。以相印證。益信其言非虛也。初粵匪洪秀全軍中。饒有譎智者。首推楊秀清。洪大全。韋輝昌。石達開。諸人。而大全年最少。才最高。死亦最早。彼諸渠魁。平日各恃其才。爭權相嫉害。其才益高。則同黨嫉害者益亦深。大全之被楊秀清所陷以死。亦繇於此。然大全被

俘之後。洪秀全深基秀清。既踞金陵。陰召韋輝昌刺秀清死。韋更乘勢圖石達開。石擁衆踞江右以叛。秀全乃復殺韋以求解於衆。其中自相屠戮如此。無怪大全喪身之早也。按大全爲湘之衡州人。素無賴。好爲大言。弱冠應童子試。故於文中詆毀有司。不遺餘力。致爲所逐。乃亡去。至桂之潯州。投洪秀全爲謀主。秀全愛其才。深相倚重。大全更與秀全連宗。由是信任益深。惟大全年少。恃才傲物。目無餘子。楊、韋、石、諸渠戚惡之。大全不知也。嘗嗜飲使酒。面罵秀全。秀全以此漸疏之。秀清更乘間詆其短。大全遂因見

疏而勢益孤。及秀全封秀清暨韋石等爲王。而大全獨不得與。僅錫以軍師之號。大全於是亦深啣楊韋諸人。然勢權不敵。隱忍而已。秀清等既各膺王封。復樹黨爭權。而秀清狡黠。得秀全寵任。威權日重。視大全若無物。然以其才出己上。終慮復爲秀全用。奪己權以畀之。於是謀陷之心起矣。咸豐二年。由桂林竄踞全州。爲官軍所圍。糧械匱乏。勢將自潰。而向忠武公榮方統合圍諸軍。親巡環城營壘。欲解圍一角而縱之出。盡殲之。都統烏蘭泰、皖撫江忠烈、公忠源均在軍。力言撤圍非計。向公不聽。下令解圍師一隅。洪秀全等大喜。乘夜開城潰圍逸去。官軍截擊其後隊。擒大全以歸。大全被擒時。身臥道左。手足均被纏縛。轉轉地上不能起。官軍至。見其所服衣履。知爲洪軍渠魁。乃生致之。未加戕害。置諸檻車。命人嚴守。而大全遂爲桎中虎矣。當其在圍城時。楊秀清見官軍撤圍喜甚。與諸渠密議。乘夜出走。謀既定。欲於夜中陷大全以死。知大全嗜酒。乃伴以議軍務召之往。至則酌以醇醪。大醉臥几上。呼之亦

不應。時已漏下五鼓。秀清於是急傳令各營。整隊待發。復命侍者以繩床載大全。則已醉臥若死屍。乃召殿後軍中數人至。謂之曰。黑夜中萬衆馳突。以疾走爲善。予率前隊。須前驅衝鋒。無暇顧醉者。以屬爾昇之行。從諸軍後。如有誤。吾并斬若輩矣。皆唯唯。昇大全去。及開城出走。官軍截其後隊。衆大奔。昇者亦委大全於地。而散。又畏秀清軍令嚴。不敢歸隊。遂各亡去。大全由是被官軍所獲。秀清譎計可謂險毒矣。而洪軍諸渠魁。始則歆盟誓共生死。繼則相嫉相屠。觀大全之事。可見一斑。此爲金陵漏網逸寇所傳述者。或以其言未可深信。更徵之故老遺聞。以證之。大全既被俘。督師者欲邀功賞。乃飾詞入奏。謂大全率隊力戰。被擒於陣云云。朝命械繫入都。乃使丁守誠太守。護解大全北上。自全州啓行。浮湘江而下。閉置大全於巨艦中。船窗及篷頂皆蒙以鐵皮。選強有力之武弁數人。與大全同居艦中。嚴行監守。舟中昏暗。莫辨晝夜。大全懇謂丁守曰。我罪固當不赦。然閉諸舟中。不見天日。得毋太酷。能稍寬

貨乎。丁不允。則又哀求曰。某此行歸死都門。萬無生還理。惟故里衡陽。去此匪遙。舟至時。請得推窗一覽故鄉風景。私願已足。感激不勝。某不肯。幼爲戚族所厭棄。然某心猶眷懷故舊。若得與訣別。雖死不忘大德也。丁允之。大全竊自喜。蓋衡湘間多匪黨。洪軍在全州時。已遣謀往結其黨。屬爲響應。大全衡人。至時冀得匪黨劫之舟中而遁也。一日大全酣眠未起。丁守忽入艙呼曰。至矣。至矣。睡胡爲者。推窗使外矚。大全急起視之。則大驚曰。此長沙也。何言衡州耶。爾胡欺人。過衡時不以告我耶。丁微笑曰。非予欺汝。乃汝欲欺吾耳。吾奉命解汝往都。汝欲至衡陽卽止。是將令予費空文入都也。吾烏能受若欺哉。言訖大笑。大全愕

然若喪。頓足罵曰。秀清小兒誤我至此。今無望矣。於是日索酒痛飲。輒戟指罵秀清及諸渠。罵已復哭。狀類瘋狂。時適盛夏。見監者手持筆。卽奪去曰。吾爲爾書之。書畢持還曰。爾解此乎。監者呈丁守。則詞一閱。詩數首。辭旨幽怨。書法秀整。讀竣歎曰。其文若此。其行若彼。怪哉此獠也。其詞曰。百戰霸圖空。恨賊徒不識英雄。妄將金箱鎖飛鴻。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賊徒蓋謂秀清也。又詩云。亞夫一去重瞳死。持箸空爲豎子謀。又云。吾生遭厄運。肝胆化胡越。（傳者謂多脫誤）觀此詩詞。則其爲秀清所陷而被俘無疑。丁守當時將大全所書箋。儲筒中不以示人。惟丁契友某嘗一見之。而輟轉傳說。僅得寸綾片繖。殊可惜也。

## 長壽新法

胡寄塵

## 笑話



某甲對某乙道。我有一種長壽新法。可以活到一百歲。乙道。我們是好朋友。你可將這個法子告訴我麼。甲道。容易容易。你只要早晨早些起來。日間也不要貪懶。一天能作他人兩天的工。便是你活一天。可抵他人活兩天。你活五十年。便是抵得他人活一百歲了。



吉 利 保 安 剃 刀

惟用真正吉利保安剃刀  
然後有十分安全之修葺

爲世界上  
最銳利之剃刀  
最安全

惟用真正吉利保安刀片  
乃能得確實舒適之修葺

吉利保安剃刀片在美國製造每片均用蠟紙  
固封久藏不銹真正之吉利保安剃刀及刀片  
其上均有菱形鑽石爲記欲辨真偽只須認此

各處大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二號 同益洋行經理  
香港雪廠街五號 同益洋行經理

# 徵文揭曉

第十七號

小亭夫人

第十八號

母的

第十九號

不幸之幸



# 小亭夫人

第十七號

西天一輪殘月，漸漸沒入樹梢，很有掩面歸休的倦意；繁星也合起燦爛閃爍的眼睛，相約而隱到黑暗中。米灰色的天空中，被微風拂去夜色迷漫的浮雲，透出魚白的曙光。在昨日以爲將來的明日，如今已是現在的日子了。

初啟的熹微的晨光，微微而不充量的輝耀着；屋中幽秘而和靜，大部分躺在未收的宿霧裏，顯不出清楚地

輪廓來。窗外幾叢花木，濃綠的葉，深紅的花，都含着露珠而被輕風搖曳著。

當着太陽從地平線下昇上時，恢復了牠自然的狀態。炫眼的日光，透過層層矓矓的霧，印在地上。這時，西房裏有人照例的咳嗽起來，接着又吐出幾口痰液；東房中正在酣眠的小亭夫人，被從夢境中喚醒，眼睛澀且癢，止不住不用手去搓揉，隨後便起身了。

她開了房門，視線集注對方。蘭英拿着米箕，也從西房走出，兩人相見了，彼此略一點頭，算是請了早安。她走出來，湊近蘭英前，柔聲的問：「婆婆醒了嗎？」蘭英搖手

答道：「才咳醒的，現又朦朧入睡了；別驚動她吧！」蘭英一面說，一面往廚房就走，她也跟着一同做飯去了。

「蘭妹妹，你不用燒火，讓我來吧。」小亭夫人很誠懇的說，臉上還露着笑容。

「不必客氣，」蘭英誤認爲虛情，冷笑着說。「我燒慣的。」

「我沒有嫁給小亭時，聽說皆是妹妹支撐家務，妹妹真能幹。」她說着，呈出欽羨的神情。

「我是沒念過書的女子，愚蠢極了。不然，人家倒要……」蘭英說到這裏，停住了。但是冷笑了一聲，聲音從鼻管中哼出。彷彿以下的言語，都一切包括在這笑聲之內。

她亦默察到話不投機了，可又不能不分辯。因接着說：「妹妹不要自謙！支配家務時，僅靠着死書本子，豈竟有濟於事嗎？」她說罷話，在牆角邊柴堆裏抽出一束柴來。見蘆葉狼籍於地上，重又拿了掃帚，把來斂入簸箕裏；

忽地蘭英將柴搶去了。

「我來，我來，」蘭英直着聲，面色不好看的說。「別污了嫂嫂的尊手。我們慣做婢僕的，不比嫂嫂養尊處優，褻瀆了自己身分。」說着拿了火柴，將柴的一端燃了。

她接受了這種刺戟，自是感到不快；但又不得不移用反應到安慰上說：「我並沒有得罪你，你又何苦來挖苦我？從前家中一切事情，請妹妹顧問，是不得已的。現在我既嫁到這裏，我算是主人，妹妹算是客了。如何能使妹妹再操勞呢？」

「原來嫂嫂有這種心腸，我是朦朧人，還不知道。」蘭英帶着悲哀的語調說：「嫂嫂既來，我就不當問一點事；做一點主了。寄人籬下，一碗慈悲飯，真不容易吃。可憐我是無父無母的孤女，承姑媽的情，把我教養成成人。我也曾經服侍過一番，不打算我壞運到了。處處給人看不起，漸漸的怕要攆我走了。」她說到這裏，聲音顫顫的又低又慢，直要哭了出來。具體的想像，同時也被喚起。



「妹妹息怒。」她臉上現出驚駭的顏色，頓時手足無措了。「不請妹妹做事，是尊敬妹妹的意思；絕非輕視妹妹的。千萬不可誤會！」她掙了好久，才說出這幾句話來。

蘭英雖有聽官，彷彿已失其作用了。任是她溫柔地甜蜜地言辭，仍舊不爲所感動。眼苞含着淚，兩手弄着衣角，低着頭一聲不響。淚泉不受主宰似的，洶湧的散落出來。嗚咽之聲，時斷時續，早給老太太驚醒了。

「素芳……」老太太在房裏高聲喊，接着又咳嗽了幾聲。

她聽了，不禁感到非常地恐懼，好像是聞到虎吼一般。周身戰慄着應了出來，還屢屢的回頭瞻顧。繞過天井，脚步便懶的動了。眼望着西房，簡直是座虎穴啊。

「該死！」老太太倚住牀闌說，她已走進房門了。「她好端端的，你竟容不得她……好了，橫豎她也不小了。從前我可憐她無父無母，才把她帶來撫養。如今你既懷恨

她，我就把她送走。她雖沒娘沒老子，還有遠房叔伯，總可安身；省得做你眼中釘了。」說罷話，又咳嗽一陣。最後還帶些氣喘的音尾。

她原不願在老太太前申訴，但聽了說她不能容蘭英的話，不能不嚴正地解釋。說：「媳婦從沒輕蔑蘭妹妹的心，不過今朝說了一句錯話，惹她傷感了。其實我的本意，是恭敬她的，怎奈她會錯文意了。」

「你不錯，都是她錯。」老太太緊接着說。「你沒有來的時候，她服侍我多少年頭，從沒什麼錯處。偏你來後，就錯了。也是活該倒霉啊……近來你倒有許多教我看入眼的地方，不過我不說罷了。就如昨天隨三四個時裝的女人出去，我就不以爲然。」

「那是我的同學，不是外人。」她低低地說。「就是出去，也不過到學校裏走走，公園裏談談。這樣，也是我們交際上常有的事，算不得什麼希罕。」她垂着手，俯着頭，彷彿一隻活潑潑地狡兔，遇到了獵犬一般。

這幾句話，反把老太太勾起氣來。黃瘦的臉上，已微微泛作淺紅。兩手擁着被，語氣不自然的說：「我知道這些話又來了。你是文明人，我是老舊，所以常常不敢和你談心。開到口，閉到口，總是學堂啦，文明啦；我還敢多說話嗎？不過，我以為我們寒素人家，家事還做不了，那有閒工夫去交結朋友？男人家且不能三朋四友的，莫說是我們女人了……我們詩書門第，素講家教的。你這樣常常出去，人家不僅說你母親沒有家教，就是我也還得被人罵雙子瞎子呢。再說你的衣裳，袖子寬寬的，短短的；褲子高高的，大大的，還成什麼模樣？」

「請婆婆不要生氣！」她真是進退兩難，說了又是不說，不說又不是。「這種服式，是時下通行的，不是媳婦獨創的。現在衣服已做成了，待穿壞了再改吧。」

老太太不辨話語的內容，還當是衝撞了自己，怒着說：「人家可以，我家偏不能。你嫁到我家來，就要知道我家的禮法。」

她知老太太的脾氣。心想理論也無益，只好由她數說吧。

門上適有彈指的聲息，她便趁此走了出來。問：「是誰？」

「我啊。」敲門的人答，「太太教我來請大小姐的。」她辨是春燕的聲音，忙開了門，見春燕挾著竹籃，裏邊安放着滿滿的蔬菜。笑着向自己說：「大小姐，快打扮吧！二小姐亦已回來了：老太太起身嗎？待我請安去。」說着放下籃子，早雀躍似的跑向西房裏去。這邊素芳關好了門，沒精打采的去給蘭英賠禮。

老太太見是娘家來接，理無不應。春燕奉了命，便催促她趕快梳洗。她只有撇下蘭英，往自己房裏去。

頭也梳了；衣也換了。隨着春燕走出房來。至西房門首，照例的說：「婆婆，我回去了。」說罷，也無需老太太的答覆，春燕早攙着她的手走了。

母女相見了，姊妹也相見了；入座後，便開始談話。

「大姊，你這向又瘦了許多，究竟是什麼緣故？你若受了委屈，切勿隱藏着不宣洩出來。」她妹妹致芳注視着她面孔說。

她見問，微微地嘆了一聲，說：「沒有。」口中雖則掩飾着，情緒却被興奮了。沉鬱的面容，露出一些皺紋；顯然是煩悶的表示。

「一定有。」致芳接着說。「這付面龐，就是證據。」

她知再也不可隱諱，便略略的將近狀說了。致芳却深表同情似的怒不可遏地道：「這樣，還能在他家過活嗎？姊姊，你爲何不同他離婚？」

「離婚！離婚！」她淒然地回答，聲音很是爽利。「這事絕無離婚的要素！」

「怎樣？」致芳問。

「婆婆雖待我不好，小亭却和我不錯。我又何忍同他斷離？」她答。

「小亭家境甚窘，又做的教育事業；即使發達，亦屬

有限。當初好像我也曾勸過你別和他訂婚，無奈你固執不聽，我早打算便有今日了。」致芳說罷，左手扯下掛在衣邊的手巾，在嘴上掩了掩，重又掛了上去。

致芳雖對她這樣表示得意，她却毫不覺得羞慚；態度仍舊很沉靜地說道：「小亭的爲人，實在不可多得。性情外溫和而內剛毅，逐日勤勤懇懇，研究學術，無一些虛榮心。我和她訂婚，就爲這點。」

她們的母親，是個懦弱而慈祥的人。聽見女兒受了委屈，自是十分擔心，但是拙笨的口，竟說不出一句慰安的話來。她僅離了座位，且行且不住點頭。也許是在一面贊許素芳的話語正大，一面又在首肯小亭的爲人。

「你說小亭性情好，我家他的性情，何嘗不好？」致芳很不服的說。「我要什麼，他買什麼，將我供奉如天仙似的。教我如何不快活？姊姊，要使我和你易地以處，一天也不能過。你還堅持地不和他離婚，不知希圖他什麼。」說着右足離了地，小腿架在左膝上，左手抱住足面，右手

握著腳跟。

「妹妹，你還未給我細想。」她和平地說，輕輕地咳嗽了一聲。「我和小亭的感情，沒有絲毫受傷。他也知他母親不合道理，却一時沒法可以感化；一面還要竭力的安慰我。我的痛苦，不過祇受婆婆的氣，他既受他母親的氣，還要憐惜着我，他負着兩重痛苦。我豈連一重痛苦也不能擔負嗎？」

「原因大家負痛苦，所以才勸你和他離婚。」致芳說畢，眼睛微閉，復又睜開，轉過頭，目光也隨移動了。

「不離婚因有痛苦；即使離了，亦有痛苦。」她悲切地說，「小亭見我受苦，未嘗不想我和他決裂；好由我另尋樂趣，脫離苦海。然而他總不忍出口，祇常懊悔從前鑄了大錯。我如和他離婚，照法律上不便再合。兩人將來的幸福，都從此斷絕了。他經了這番刺戟，萬不致忘了我的痛苦，同他和我的愛情，另圖佳偶……我呢，也不忍使他一人受苦，將從前的感情忘却。這樣，再莫享夫婦的幸福。」

吧。總之，我以為離婚是件最苦惱的事，非到夫婦恩斷義絕時，萬萬不可談到這層。」

「那末，」致芳聽她理由充分而真切，立刻的變更論調了。「你不願和他離婚，也有你的苦心。但是，何妨組織小家庭呢？」她說着，鬆了手，將右腿放下來；接着右手又在上敲了一下，發出很大的聲響；分明是得意的流露。

她很感激致芳的憐憫和謀劃，然覺得都不能適合真切的實際。又說道：「妹妹的話，實在不錯，且誠足以解決這個問題。可是依照我家經濟情形，却萬萬不能做到。現在我沒謀到職業，僅仗着他的薪金來維持生活。支持一個門戶，已屬勉強；何能再分兩重？而且他自幼無父，完全是他母親領大。他的精神，從未和他母親分離；一旦教他把又老又病又窮的母親支開，他曾受過舊教育，良心上定過不去，我也不忍教他這樣做。我即使勸他，他即使做到，然而心裏總不圓滿。照我混講起來，小家庭的組織，

是敦促做兒子的生活獨立，不是做兒子的藉着這個名義，把他貧病，老的父母離開，讓一對小夫妻獨樂其樂。假使做父母的已經儲了若干金錢，自願獨立生活，不需兒子贍養。此事由父母覺悟，出之於父母之意則可。若父母老而且窮，無衣無食，爲子者反借各謀生活的話頭，不相顧問，聽其轉於溝壑，良心上說不去吧？我以爲在社會制度未能實行以前——或已有人實行而未能收圓滿效果以前，爲人子者，總該負着養親的責任吧？我絕不願圖個人的安樂，害他母子的恩義，寧可犧牲我自己的幸福，却不願破壞他的家庭。」她話語很是慷慨，態度亦頗激昂，好似講師演說的光景。

「你既不願離婚，又不願組織小家庭；這種苦痛，要負到那天呢？」致芬很沒勁地說。覺她孤高自賞，未免不近人情。「人家那樣苛待你，將你當作婢僕不如。你還忍恥含垢，不肯離開，你雖是新女子，連『改造』『解放』也不知道，太不合新潮流了。」

「新潮流的思想，我却不敢說實澈明白；不過這種書，我也曾經寓目。」她很不以致芳爲然，覺到她毫無光明的見解。「若說爲女子的一定是男性的玩物，嫁人以後，夫家的眼光，簡直以婢僕相待，這却太不平等；非『改造』『解放』不可。若果丈夫看待，倒是平等眼光，而家計不寬，事務須親自料理；做丈夫的，因負責任，難道做妻子的，看着丈夫終日勞碌，不謀分擔，這是『解放』嗎？『改造』嗎？又豈分勞的時候，皆居婢僕的地位嗎？我以爲婢僕不婢僕，全憑男性的心理如何。使男對女確有平等的意思，組織一個家庭，通力合作；女子雖然忙碌，却有互助的意味。不然，男子縱或不教女子操勞，鮮衣美食珠玉滿頭的象養女子，只怕他雖不懷蓄婢僕的意見，已經藏着蓄妓女的心理了。我看小亭待我，全無絲毫不平等的目光，就是他母親脾氣雖壞，倒沒有有害人的惡意，不過眼光舊些。好在我是嫁給小亭，和小亭負同居義務。和他母親，僅暫刻而不久留。至於蘭英從旁唆使，更不妨事。她轉瞬

出嫁，關係天然斷絕，前路很覺平坦。况憐老恤貧，人們應盡的責任。老太太思想縱然陳舊，究竟她是我親愛的丈夫的母親。我又何能不推愛丈夫之愛，愛他母親呢？若說受了小小的風波，便想脫離，便算苦痛，那也太沒有勇氣了。」她說罷這番話，口裏很感乾燥，把舌尖微引出口外，唾液潤了潤嘴唇。致芳還要說時，春燕忽地從屏風後跑了出來，請她們入內進膳；她們的母親也在裏面廝喚着姊妹的談話，無形的被她們打斷了。

火樣的太陽，在黃昏的時候，已沒有日午那樣的炎威，只牠血般紅的餘光，在蔚藍的天容上，染出一片晚霞。繫在太虛的繁星，間有一二在吐出幽輝，凝神時可以看見。由喧囂而變為寂靜的宇宙裏，萬有的一切，都漸漸地裸浴在蒼茫的夜色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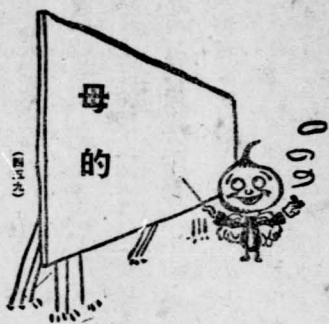
素芳回家來，照例給老太太請了晚安。窺老太太神

色有異，不便和她說話，趁勢回房安歇了。可是她才進房，忽聞老太太劇烈地咳嗽起來。因又來到西房裏。見壺中餘水猶溫，便倒了一杯遞上，老太太喝了一口，復吐了出來。杯內所賸的，忽然向她臉上潑了。她猝不及防，那得閃避，頓時感到奇痛難忍，但還耐着不露出一些聲息；心裏一酸，眼淚不絕的落了下來，隨時却又與水混合了。

「賤東西！你要燙死我嗎？」老太太咬牙切齒地說：「你畢竟有什麼用處，比貓狗還不如！快給我滾出去罷！」雖則老太太這樣無理，她仍舊強笑着連賠不是。蘭英依然坐在一旁，絕不前來排遣。

她忍氣吞聲的回房，頰部火一般的有種酸麻的感覺。坐在牀沿上，斜倚着牀闌干。右手托着腮，眼角流着淚，木雕泥塑似的默然無語，視線集注在案旁的小亭的影相上。見他似乎臉苦着，口閉着，彷彿為她含冤一般。

~~~~~  
完  
~~~~~



第十八號

禮拜六那天，我回到家裏時，天色快要黑了。敏弟見了我，劈頭的一句話，不是往常的，「哥哥今天又回來晚了；你們校裏一定又有賽球罷。」類的；却是，「哥哥！你瞧見了我們門外新生下來的那一窩小狗麼？」還沒容我答言，他又續着說道：「就

是常在街上找食吃的那個野狗下的；禮拜二晚上纔下的；三個黑的，一個黃的，還有一個是黑白花的。真好。看哪來，我帶你瞧瞧去。」

「敏兒老是免不了小孩子氣。」母親從屋裏走出來，微笑着說，「你哥哥跑了十幾里路，還不讓他歇歇。他是大學生了，誰像你是的，希罕去看幾條小狗。」

但是，這片話對於敏弟，是不發生效力的；簡直可以說是他並未會聽見。於是，他急忙拉住我的手，將我扯出門外。

出了門，往北一拐，走了幾步，敏弟遂指着那邊的牆隅嚷道：「那不是麼？」我順着他的手指看去，就見

那蒼茫的暮色裏，果有一團黑黧黧的東西。我忙走近跟前一看，正是一條大黑狗；臥在地上，將身體灣成半圓形，合着眼打盹。牠那前後腿的中間，肚子的旁邊，重重疊疊的，臥着五個像老鼠一般大，尚未睜眼的小狗；個個都是含着乳，微微的擺動着。

「嘖！嘖！……」敏弟突然發出了這種聲音。那大狗猛然驚醒，聽見了這種慈篤的呼聲，便把頭豎起來，把尾巴搖了搖，用小眼睛覷着我，好像是表示歡迎；及至諦視了我們一會兒，牠那眼裏，忽然對敏弟發出了凶光，口中也露出了尖尖的白齒來，並且還微微的發了吼聲。我見了牠這種示威的態度，便知道敏弟必

是屢屢的來撫弄牠的孩子們了。

大狗本來是要保護牠的孩子們，不想反倒擾動了牠們。原來當牠昂頭示威時，身體不由的動了一動，於是牠那乳頭，便有兩個脫離了牠那孩子們的口。狗類的小孩與人類的小孩，脾氣是一樣的；正吃着乳的時候，乳頭驟然被奪，那是一件最不甘心的事。於是，那兩個小狗便「吱！吱！」的大哭大叫起來；一面將小頭像錐子一般向牠們的母親懷裏鑽，一面將小腿亂蹬亂蹣；這一蹬蹣，便使牠們那尚噙着乳的兄弟姊妹們，也都脫離了乳頭。於是，那三個也一齊的哭叫起來，立刻加入這個乳頭競爭會。

但是，大狗的腹部生乳頭的地

方，本不甚寬濶；若是這五個小狗一齊站在地上覓乳，必有兩個覓不着的。於是，那力氣大一點的，便毫不顧手足的情誼，捷足先登，竟爬到那弱小一點的背上；仍是用嘴竭力的向大狗的腹部去尋。但是，弱小的雖被壓在底下，却也不甘退讓；有的奮力扎掙，竟使上面的摔下來，牠自己反爬到那個被摔的背上去；有的不能往上爬，便從旁邊的身底下，一直擠入這個黑黢黢的堆裏，僅僅的露着一根小尾巴，在外面擺動。

大狗這時因為心疼牠那孩子們，便顧不得防備牠的敵人，忙忙的伸出舌頭，去舐那個離牠嘴最近的

小狗；剛舐了三四下，便忙忙的把舌頭移向另一個小狗的身上；沒有多會兒，個個全被舐到。

「這個的毛色頂好看。」敏弟指着剛爬到上面的那個黑白花的小狗說，「我告訴了媽媽啦，等到牠能够捨奶的時候，就把它抱到家裏養着。」

「你敢抱牠麼？」我調笑他說，「你沒有瞧見牠媽媽疼愛牠，跟媽媽疼愛你，是一個樣兒麼？你捨牠的孩子，可留神你的手！」

「那怕甚麼？」他帶着不以為然的神氣說，「橫豎那大狗有找食去的時候，那時我就好下手了。」

他說完了，遂蹲在大狗的身旁，



細細的鑑賞那些小狗。這時，我見天已黑了，便催促他道：「回去罷！明天再來看罷！」他雖依從了我的話，但是一面走，一面仍不住的回過頭去，望那小狗。

次日早晨，我將起來，就不見了敏弟；原來他又看小狗去了。這一天中，他拉着我去看了好幾次。他恐怕把他那個心愛的，黑白花的小狗，讓旁人抱了去，所以恨不能立刻把牠抱至家中；無奈牠尚不會吃食，又不能把大狗一齊移入院內，於是他不得不頻頻的去探視那小狗，作了牠的臨時保護人了。

到了晚間，我便要赴校去了。臨走時，敏弟還是極高興的對我說道：

「再過一個禮拜，那小狗一定長得更好看了。下禮拜六你可想着早點兒回來瞧瞧啊！」

下禮拜六日，我因為校裏有事，所以不能夠回家。轉瞬又到了一個禮拜六，我因為惦念那小狗，於是將完了校課，便一直的回家。一壁走，一壁心裏想：「那些小狗一定長得很肥大了。那個黑白花的，一定早被敏弟抱到家裏去了……」

到了門首，我先不走入，便一直去探望那個狗家庭。到了那裏，我不由的吃了一驚。原來那大狗同四個小狗早已蹤影全無。只剩下敏弟要據爲已有的那個黑白花的，垂頭喪氣的蹲在牆脚下；身體長得比從前

二倍大了，眼睛也睜開了。見了我，牠精神似乎振作了些；便歪着頭，用大眼睛望了望，遂像小兒學走似的，歡歡喜喜的跑過來。我連忙把牠抱起來，不住的用手撫摸着；心中默念道：「敏弟真是個小孩子！那天他對於這個小狗是多麼親熱！怎麼到了現在，他竟把牠置之腦後了！」復又思及：「可憐那老狗，那天還抱着牠那親愛的孩子們，作牠的甜美的好夢；不料相隔僅僅十數日，牠那孩子們就被搶奪殆盡，僅剩下這麼一個子遺，還要被我搶去；牠這時，恐怕是被餓所驅，覓食去了，倘若回來，見此光景，應當何等的傷心啊！」

我抱着小狗，走入門內；剛到了

院中，便大聲嚷道：「敏弟！你怎麼這麼疏忽！小狗都讓人抱完了。偏巧剩下你這個。幸虧我碰見牠，要不然，恐怕也落在旁人的手裏了。」說着，便把小狗放在地下。

敏弟笑着從屋裏走出來，說道：「哥哥！你先用嚷。我早就有了小狗了。要是等你操心，那不晚了麼？」說罷，他便指着廊下一個草籃給我。我一看，果見一條小黑狗，臥在籃裏很厚的稻草上；把一條小前腿，放在頭上，安安穩穩的睡着。

「你不是愛那個麼？」我愕然問道，「怎麼要了這個？」

「誰說我不是愛那個呢？」敏弟悵悵的回答，「但是那個是要不

得。」

「爲甚麼？」

「那是母的。」

「母的爲甚麼要不得？」

「慧兒真成了書獃子了！」母親在屋裏用很和煦的聲音說，「怎麼越大越傻了！你瞧誰家養狗是愛要母狗的？到了鬧狗的時候，招得一院子野狗，有多麼討厭！」

這時，那小花狗早跑到那草籃裏去嗅那黑的；黑的被他嗅醒了，睜眼一看，好像認識那花的似的，便也嗅了牠一嗅；於是，兩個遂一同玩耍起來。

「那麼，便怎麼處置牠呢？」我指着那花狗，很無聊的問着母親。

「你從那兒抱來的，還放在那兒去罷！」母親由屋裏走出來，作不

忍狀說。

「要是家家都不肯要牠，那大狗再沒有奶了，這可愛的小狗，豈不要活活的餓死？」我慘然說道。

這時，敏弟見那小花狗的活潑伶俐，憨態可掬的樣子，不由的勾起了他的最初對於那狗的親愛來；遂幫着我說道：「媽！要不我們就把牠們倆一齊豢養着，省得真把那一個餓死。」

母親聽了，她那神色，立刻更加悽慘起來；遂悲聲說道：「你們先不要假充善人！現時餓死一條小狗，固然是件極殘忍的事；可是你們也不

想想，要是把牠喂大了，將來牠一生中，不定要生多少窩小狗，那小狗中一定也有不少的母的；那時，你們把許多的小母狗，往何處開銷？結果，恐怕還是餓死。那豈不是更加殘忍了麼？」

我與敏弟聽了這段話，便都無話可說；於是，我不得不走到籃旁去捉那花狗。這時，那一對小兄妹，（也許是姊弟）已不玩耍了；正對面的臥着；兩個毛茸茸的臉兒，緊緊的挨着；一個並且將一條短小的前腿，壓在另一個的身上。那種親熱的狀態，絕似我從前看過的「二孤女」影片中亨蘭和露依姊妹倆相依相倚的景像。我此時無可奈何，不得不

狠心作了那法蘭西的民黨武士，將那小花狗提出籃來。牠正與牠哥哥舒舒服服的一同躺着，猛然被這一提，不用說，一定是大不願意；於是便「汪汪」的叫起來。那籃裏的黑狗，驟然見有人把牠妹妹攙走，自然也是急得大叫起來；一面叫，一面竭力的往籃外爬。敏弟見了，忙把牠放在籃裏，不許牠動。我手裏的花狗，雖也極力的扎掙，打算奔往籃裏，可是我早已把牠抱在懷裏，跑出門外去了。

到了我拾牠的那個地方，我便把牠放在地下。心想牠不是嚇得狂奔，也必是倦臥牆隅，不敢再親近我了。誰知牠恐怕是一則因為牠這幾日躑躅街頭，到處遭人拒絕，現遇見我撫抱了牠一回，便把我當作了牠的親人；二則因為牠仍然戀戀不捨牠那黑色的哥哥，所以當我往回走時，牠便緊緊的跟在我的後面。我連忙快跑幾步，想要逃脫；不想回頭一看，牠也一顛一顛的緊追；仍然是貼近我的腳後跟跑。我見跑不脫了，反倒站住了；轉過身來，握拳努目，裝成要打牠的樣子；同時又把足用力的向地上亂蹀，口中不住的叱道：「去！去……」但是這些方法完全是無效的。牠仍是屹然立在我的面前，仰着臉，望着我，毫無畏怯之意。

我正在窘迫之中，忽見鄰居秦家的小姑娘杏兒正立在她家的門口，笑嘻嘻的望着我笑，我忙向她

點手叫道：「杏兒這兒來！這兒來！這兒有一條小花狗，你瞧有多麼好看！你把牠抱到家裏玩去，好不好？」

「王先生別冤我了！」杏兒把嘴一撇說，「您當我不知道哪？那是個母的。」

「母的怕甚麼呢？」我很急憤的問。

她不能答出這個理由；但是她很機靈，反向我問道：「那麼您爲甚麼不要牠呢？」

這句話真把我問得閉口無言。於是我乘那小狗不留神，突然向門口飛跑；剛跑到門裏，小狗也追到了門坎外邊。我連忙「碎！」的一聲，把兩扇街門關上；插上門門，呆呆的立着

向門洞裏瞧；只聽見門外那小狗，一面「汪汪」的哀呼，一面「刷刷」的撓門。待了一會，便聽不見聲音了；這大概是牠知道沒有甚麼希望，便不再妄費氣力了。我遂輕輕的將門開了一道縫，向外窺探；只見牠無精打采的，緩緩的走下臺階；到了街心，蹲在那裏，冲着那颼颼的秋風，歪着頭，出了一會兒神，便茫無目的的，信步向前走去。

這時，那靜悄悄的街上，忽然走過兩個行路的人來；一個是個老頭兒，一個是個中年男子。二人一邊走着，一邊談着。小狗見了他們，便奔了過去。

「嘿！好渾式的小狗！」老頭兒

聽着狗，帶着愛慕的神氣說。

「噫呀！巧極了！」中年男子望着老頭兒，恭恭敬敬地說。「老伯家裏的狗，前幾天不是死了麼？您何不把這個抱了去補缺呢？」說畢，他不等老頭兒還言，便用兩個手指一夾小狗的頸後的皮，把牠提了起來，向牠膝下一望，臉上頓時現出失望的神氣來；忙把牠向地上一扔，咧着嘴說，「唉！母的！」

那老頭兒聽了這話，也微現失望的顏色；淡淡的說道：「唉！那就要不得了。」於是兩個人仍是談着話，不顧那小狗而去。

但是那個小狗經那個男子提了一提，立時又把他當作了親人；遂

依依不捨的，跟在他的後面。那兩個人也我用過的法子去威嚇他；但是終歸無效。最後，那中年男子不耐煩了；便從地上拾起一塊磚頭來，猛向小狗打去。只聽「汪汪」的連着狠叫了幾聲，牠便蹣跚起一條後腿，一瘸一瘸的跑了。

我看到此處，不忍再看；遂把門關好，回到屋裏，告訴母親和敏弟。我已把小狗放在原地了。於是我遂引着你們改談別事。

第二天我因為怕再遇見那小狗，所以一天沒有敢出門；但是隔着牆聽見外面「母的母的……的」報告聲，「去去……」的叱咤聲，「汪汪……」的哀叫聲，便知道這一天

牠又不定遭了多少次拒絕了。

我赴校的時候到了；不得不出門了。我只好硬着頭皮走出來，剛到了門外，就見那個小狗，恰恰的蹲在路旁。神氣比昨天顯着頹喪了些，但是牠看見我仍是飛也似的奔了過來。這時，我自然不能再用關門的法子來拒絕牠了，只好向前走去；心是多走幾步，牠見我不理也，也許就不追了。誰知牠仍像昨日似的，緊緊的跟着我，一步也不肯放鬆。看那樣子，昨日所用的威嚇牠的方法，一定仍是無效的；只有那中年男子的法子，倒可以止住牠。所以我屢次要拾起地上的磚石去打牠，但是終於不忍。最後，我忽然想起妙法兒來了。原來

那小狗雖有毅力，可是氣力究竟是不能敵過我的；我要同牠賽跑，牠豈不是終久要被落下的麼？想到這裏，我便用了校裏百碼競走的速度，順着大道，舉足向村口狂奔；一面跑，一面回顧；果然還沒有跑了一箭遠，牠便知難而止，立在路上不跑了；可是仍然歪着頭，向我痴望着，鬚鬚是懇求我撫抱牠似的；但是我頭也不敢回，一直赴校去了。

我雖然怕遇見那個小狗，但是不見牠了，心裏反倒異常的惦念牠。在這一禮拜裏，我腦中時時刻刻有一個小花狗的影子，歪着頭，向我看着。所以到了禮拜六日下午，我竟拋棄了極熱鬧的足球比賽會，仍舊

是老早的就往家裏跑。

但是，剛進了村口，我心裏反倒「突突」的跳起來；暗暗的盤算道：「如果那小狗再要緊緊的跟着，我應當如何應付牠呢？」於是，我一面走，一面提防那小狗，恐怕牠追過來；誰知一直走到我家的門口，也不會看見牠的蹤影。我又到了牠那出世的地方去覓了一回，也沒有碰見牠。這時，我好像如釋重負；喜不可支的想道：「誰說母狗沒人愛？現在牠居然也被人抱去了。這個抱狗的，必然是一個特別慈善的人；不然，就是個不懂眼的。」

「汪汪！……」一種淒厲哀婉的聲音，從那晚秋的冷風中，送到

我的耳中，頓將我剛得到的快活，趕得乾乾淨淨。「這是那小狗的叫聲麼？」我很驚訝的想，「但是那小狗的叫聲是溫柔嬌嫩，就是被人打了的時候，也不過是尖銳急促罷了；那能像這樣的激楚悲涼呢？」

我順着聲音找去，走到我們的房子的後面，果見那大道旁邊，臥着一條小狗。但是這個並不是那個小母狗；那是個黑白花的，這是個全黑色的；那是個肥大異常的，這是個細小不堪的。可是等到我走近牠的身旁，細細的一看，呀！那黑色的皮毛，乃是被泥水染成的，從那泥色之中，還可以透出牠那白色的部分來；那細小的身軀，怕是讓饑餓給縮小的，由

那肌肉上面，就能够看見牠那嶙峋的瘦骨來。又端相了牠那面容神氣，一回，我纔知道，原來這個倒臥路旁，委頓不堪的小狗，就是那個活潑可愛，婉轉依人的小花狗啊！

牠不但是毛色身軀，全都變異，就是那臥着的姿式，也與前大不相同了。從前牠臥着的時候，身子曲得像蝦米似的，蹠着腿，灣着頭，神色極為安適的；現時却是身子挺直，四肢伸開，頭部昂起，眼睛閉着，鬚髯像死狗的樣子；鼻中呼吸的度數，是非常的緊促，帶累得四條小腿，也微微的抖着；喘息一會，便哀號一陣。

「嘖嘖嘖……」我這樣的喚牠。牠聽了便很費力的把眼睛睜開，

向我諦視了一會；遂把兩條前腿，拚命的立了起來；歇了一會，復又把背用力一聳，後腿纔跟着起來。於是牠便搖搖幌幌的，向我走來；不料剛走了三四步，又跌倒了。於是「汪汪」……」的呼聲，比先更覺淒慘了。

「怎麼辦呢？」我心中向我自己商量，「抱着牠家去罷……不行，不行；牠強健的時候，家裏還不能容牠；現在到了牠快要死的時候，我要把牠抱進去，母親和弟弟不要笑我是發瘋了麼……不管牠罷……難道就看着牠餓死在道路上麼？」我楞楞兒的，站在那裏，盤算了半天，還是沒有辦法，最後，遂自己寬慰自己說：「還是不管他罷！反正牠也是活

不了啦！」想到這裏，我反身便走。

我來的時候，本是極怕牠緊緊的跟着我；此時，我却希望牠萬一能夠跟着我。但是，回頭一看，牠仍舊倒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我走到院中，見敏弟手裏拿着一塊饅頭，正引關他那小黑狗。他撕下一塊饅頭，拋往遠處，那狗就急忙的跑過去，拾起吃了，遂又急忙的跑回來，仰着臉，望着他，盼他再拋。

「哥哥！今天回來的真早啊！」敏弟歡天喜地的，嚷着對我說，「你瞧這小狗有多麼機靈！長的有多麼大了！」

那狗果然比上禮拜大得多了。一身的肥肉，帶累的牠走路都顯着

有點蹣跚；亮晶晶的皮毛，鬆鬆給牠披上一套玄色緞子的褲褂；僅向牠的表面一看，就可知道牠心裏是何等的安閒舒適，心滿意足了！

我本極力的想要忘掉那個小花狗，但是見了這個，不由的就聯想到那個；於是，我不禁的順嘴說道：「敏弟！你沒有聽見外邊那悲慘的叫喚聲麼？你怎麼不分點兒饅頭去喂喂牠呢？」

敏弟聽了，他那天真爛漫的面容裏，微露出一些淒慘的神色來；遂說：「你說的不就是讓我們扔出去的那個小花狗麼？」

「是呀！」  
「咳！不用提了！那狗真可憐！從

打我們扔出他去，那大狗就沒有回來；聽說那大狗常在路上劫着人咬，讓街坊們狠狠的打了幾頓，所以不敢來了。那小狗又沒有奶吃，又沒有食吃，又常常的讓人打；所以瘦得不成樣兒了。」

「那麼，你怎麼不去喂牠呢？」

「誰說我沒有喂過牠呀？禮拜三那天，我拿了一塊饅頭，出去喂牠；牠吃得真香啊！不料正趕上前街的

鄭三叔走到那兒，他看見我喂那小狗，就對我說：「傻孩子！那是個母的你喂牠幹甚麼？」說到這裏，他那臉上，微現出羞憤的神色來；勉強的往下說：「我怕再碰見人說我是傻子，所以不敢再出去喂牠了。剛纔我下

了學，聽牠叫的太可憐了；看看街上沒人，我又偷偷的拿了塊饅頭去喂牠，誰知牠聞了聞，就不吃了；我給牠辯了一塊塞到嘴裏，牠又吐出來了。我……」

「不用提牠了。」我安慰他說，「狗的性質，是最皮實不過的；牠明天能够好一點，也未可知。等到牠能够吃食了，我們再喂牠罷。」

說着，我遂同敏弟走入屋中；看見母親的哀感的神色，便可知她一定是聽見我們談論小狗，引起她的傷心來了。我於是將小狗之事，一字不提；特意講些校裏的新聞給他們聽。敏弟聽得高興了，便也把他們校裏有趣的故事，滔滔不絕的說了

出來；後來高興極了，又把他在這禮拜新學的唱歌，唱給我聽。他的歌聲，固然是非常的和諧美妙，但是究竟沒有遮掩牆外慘厲的聲音，使牠不能達到我的耳鼓的能力。

到了黃昏的時候，那一陣陣蕭瑟的涼風，把濃雲吹滿了天空。那陰沈黑暗的天色，本就可以使人抑鬱寡歡；再加上牆外送來的那種聲音，越發的使人不能久耐了。於是，我不得不極力的想法子以避免這種苦痛；但是談話，看書，寫字種種的方法，平日固然可以用牠開懷解悶，到了這時，那是完全無效了。末後，我想酣然一夢，倒可以暫時與世界隔離；實在是個最妙的法子。想到此處，我當



時就奔到臥榻。

果然躺了不多一會兒，我就沈

沈的睡着了。但是牆外那種聲音真厲害，竟侵入我的夢鄉了；模模糊糊的又聽見了幾聲，便漸漸的醒了。初起，我還以為是作夢，等到睜開了眼睛，定了定神，纔知道那聲音仍然是真的，不過却與白天的有點不同了；白天的聲音，雖然是極為淒慘，但是沒看見那小狗的人，聽了那聲音，仍然可以分辨出是狗叫來；現在呢，簡直不像是動物叫喚的聲音了。假使被那般愛講迷信的人聽見，一定要說是鬼號了。並且那聲裏還夾雜着一種「刷刷」的聲音。我剛醒時，還沒聽出是甚麼聲音；及至細細的一

聽，啊！敢情天公竟又下起涼涼的秋雨來了。

這時大概是半夜了。大地上寂寞沈靜，除了風，雨，狗三種聲音外，任甚麼也聽不見。冷風，「呼呼」的一吹，雨點便「淅淅」的向窗上亂打；

那狗聲隨着也就來了；夜裏聽着，倍覺刺耳穿心。不過聲音的高度不似白天那麼強了，回數也不似白天那麼多了；這大概是因為牠掙了一天的命，現在有點筋疲力盡了。並且聲音的種類也加多了，不像白天僅僅有一種「汪汪……」的單純的聲音了；忽而急促，鬚鬚是立刻要斷氣似的；忽而延緩，鬚鬚稍微輕鬆一點似的；有時直聲，好像發洩胸中悶

道了。

我輾轉反側的躺在牀上，正細

細的，由那各種的聲音中，推測那小狗的各種的狀態，猛然想起：「這個快要死的小狗，還受得住兩淋麼？……見死不救，還可稱得起是人麼？」想到這裏，我頓時覺得勇氣百倍，趕緊坐起來，要披上衣服，去救那小狗。在這一剎那間，忽然念頭一轉，暗暗的想道：「這黑間半夜的出去，開門闖戶，豈不驚動了母親和弟弟？況且，

那狗是不容易治活的了；即使能夠治活，也是沒有人喂養他；那麼，讓牠多活一會兒，豈不是讓牠多受一會兒罪麼？」這個消極的殘忍的觀念

一生，勇氣立刻完全消滅；遂又頹然的躺下了；將被頭往身上拉了拉；待了不多一會兒，便朦朧睡去。

一覺醒來，天光已經大亮；雲也散了，日也出了；照得滿屋裏通紅，一夜夜間陰沈之氣。那可怕的聲音，也隨着那雲彩一齊跑了。

我一面穿衣，一面想着：「那狗既然是不叫了，那麼，不是好了，就是死了。好了麼？……一定不能；沒有這樣的道理；一定是死了。雖是這樣想着，我却仍然盼望牠再哀號一聲，以

證明我的判斷是錯誤的；但是，牠竟自始終默然不作一聲。於是，我趕快穿完了衣服，便懷着那明知沒有希望的希望，去作一次實地調查。

我剛出了屏門，敏弟已從外面進來；看見了我，他也不問我上那裏去，便向我擺着手，悲聲說道：「哥哥！不用去了。完了。」

「怎麼？」我慌忙的問道。

「小花狗讓打更的老馮提了去了。」

「他提了去喂養牠麼？」

「唉！小花狗早就死了。他提了去是爲剝皮的，他說那狗的個兒太小，肉是不值一吃的，皮倒可以賣個

一吊兩吊錢的。」

我此時知道一切都完了；沒有調查之必要了。但是無形中髣髴有人告訴我，敏弟的話是有幾分靠不住的；並且髣髴那人拉了我就走；我也身不由己的，一直跑到了我家的房子的後面一看，果然不見那小狗的蹤影了。我不免大大的失望；奈何，只好又向小狗昨天臥着的地方仔細的觀察了一回；只見那泥濘的地面上，印着無數的，亂七八糟的，像是打滾打成的痕蹟。痕蹟的中間還夾雜着些個好像梅花似的小小的脚印。

~~~~~完~~~~~



# 不幸之幸

## 第十九號

說也奇怪：林恬生家裏，並沒有一絲兒家當，他自己又沒有職業。當這百方多難，生計日拙的時候，富人歎窮，窮人喊餓，他却一家四口，豐衣足食。有時還要鵝，鴨，鴨，大喫一場，有時東郊，西市，也去玩。人家請他喫酒，他總到席，而且永也沒有推却一次。可是他請人家，到是很不容易看見的。他所交的朋友，都是一等富人，頭號鄉紳。因為他善於迎合，一嘴好話，巧語甜言，說得人家耳聽心服。而動作容貌也不厭人，所以一般闊人富戶，多是很歡迎。

他，樂和他周旋。等到情深面重，時機成熟的時候，他就老實不客氣，開口借錢了。他們自然不免解囊借幾個與他，好在他們也不在乎這幾個錢，還不還，橫豎由他。可是他到並不放在心上，到也想得通。有幾個，用幾個。所以別人看他，有錢，其實他那裏有錢，錢又那裏是他自己！

林恬生對於鍾君，可算得富入中最親密的一個了。鍾君一向是營商的。後來做了一回顏料生意，益發進賬了不少。同時又交了一個朋友，原來就是善於辭令的林恬生。起初還不過是個相識，後來感情漸漸升高，由相識而變為知己，由知己而訂為金蘭兄弟。現在鍾君和林恬

生，不比普通朋友，鍾君說的話，就是林恬生說的話，林恬生說的，鍾君也無不贊同。他們兩個人，好是一個人一般。這樣情同意合，恐怕自己兄弟，也不過如此。其實林恬生有什麼真情義，不過覬覦鍾君的錢財，外面裝作要好，虛與委蛇，鍾君是個糊塗人，自然益發容易瞞過了。

鍾君的家庭，本來是很和睦的。他家庭裏的幸福，和愛情，本來還稱濃厚的。可是現在的情形，却好相反。極有滋味的一家人家，弄到七顛八倒。爲怎麼呢？原來鍾君的夫人，祇生有一個兒子，現在還祇有十五歲，在一個中學裏讀書，已經是二年級了。鍾君平常，似乎以爲門衰祚薄，一個兒子，膝前如覺太寂寞些。林恬生專以迎合爲事的，祇叫博得鍾君歡心，當時他趕就竭力設法；不是東家小姐賢，就是西鄰使女美，終日爲了這事，趕來趕去，鍾君見他如此爲己出力，直感激得一個五體投地。結果是一個上海妓女，名叫居玉館，是林恬生在上海時認識的。苗條身材，鵝蛋臉兒，生得妖得妖美無比。現在藉林恬生的媒

介，千金之資，居然是鍾君的寵妾了。

凡是一家人家，無論大小，家裏一有寵妾，那就完了。鍾君又何嘗不是如此。當這妓女初來的時候，鍾君和他夫人反目，何止一二次。起初，兩邊勢均力敵。後來，自然是他夫人漸漸地氣衰下來了。他的愛妾，倒得步進步，於是她的勢力，就大了不少。他夫人祇有哭泣的力量，還能說怎麼話呢？如此過去，愈加噪鬧，兩邊感情愈加惡劣。後來看見她，恨不得把她驅逐出門。惡其母，施及其子。平時鍾君愛護得無以加矣的兒子麟玉，也憎惡起來；不是說他呆笨，便是惡他不肯讀書，而且不時還要打罵。其實麟玉何嘗變爲呆笨，又何嘗不肯讀書，那知事又不然，不但他父親說他可憎，就是他父親的盟兄林恬生也說他不好。平時常說的，怎麼「虎父無犬子，有其父，必有其子。」現在却改說：「一父生子九，子子不相同」了。這態如何炎涼呀！一家之中，還且如此。當時麟玉也沒話說，祇與他可憐的阿母，相對而哭。

現在却又有一個消息，傳進他們母子的耳內：就是鍾君，因為他兒子不肯讀書，所以這暑假內，將不令他再進校。同時還託林恬生要把他薦進一家錢莊裏去學生意。爲了這事，麟玉寢食無味，鎮日架，自怨自艾。其實麟玉在校裏，成績並不惡劣，全級第三名，也是罕有的了。好容易，他鼓足了勇氣，向他父親商請這事。可是仍是被他父親駁斥。甚至他母親以最柔和的聲氣，再三不要令他兒子失學，以成全孝子的志向。但是鍾君又那裏肯聽。結果仍是失敗！

「啊！麟玉！學生意，吃人家飯，是不比在學校裏讀書的呀！你獨自在外邊，無人招應，全仗你自己去留心。第一，對於先生們，須要尊敬和服從。對於師兄們，要客氣。人家說你幾句，總要耐氣才好。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要曉得我祇望了你一個人阿麟！你是很孝順我的。俗語說：「千孝弗如一順」你須緊緊記得我這幾句話。自己有志氣，將來總能出山的。那末，比怎麼孝敬我還要好！」

他母親還未說完，喉嚨裏一梗，情不自禁的流下淚來。麟玉心中，好不難過。恨不能立時出山，好叫母親歡喜。可是這又那能咧！

臨園的這一間小廳上，擺着一桌酒肴。鍾君口裏和林恬生喝五喝六的怪叫，一手提着雪茄，當拳戰間斷的時候，慢慢向口裏一銜，把煙徐徐從鼻孔中噴出，從這白煙一縷一縷的中間，一雙醉眼，望着他心愛的妾身上。好如有一種神秘的愉快。這時他夫人和兒子麟玉，却在臥房裏整理衣箱，預備行裝，因爲明月初一，麟玉還要進店哩。

初一這一日，麟玉一早別了父母，由他的林恬生伯伯，送他進店。一途上花明草媚，佳木成蔭，他也無心賞玩。他這夥小腦筋，委實想得疲倦極了。由他們擺弄；乘船上車，糊裏糊塗，也不曉得多少時候和路程，才到了店裏。店主人李老大，原來是一個大胖子。滿面短鬚，眼若蠔肉，肚大如斗，說話時，強作笑聲，一望就知道不是一個忠厚長

者。當時拜了先生，和許多師兄，周旋了一番，林恬生就算脫責去了。這裏麟玉好似初到之鷄，坐又不好，立又不好，不知如何才好。

麟玉在店裏做徒，心中好不舒服。他每想到：年華易去，馬齒徒增。深恐如此過去，再沒有求學的機會了。一生庸庸，與草木同腐，和這一班蠢蠢的做伍。虛負了這一生，到不如死了乾淨。他如此想，忍不住淚下沾襟。可是他心裏雖這樣發急，手裏的生活，仍是不能放鬆的。稍稍有一點兒差遲，說不定還要喝罵。如此不到三個月，他的形容，比前就大不相同了。從前豐滿而可愛的臉龐，現在瘦削了。祇有兩塊顴角，笑起來的兩顴深溝，也不知到何處去了。從前肥白的身體，現在變得骨瘦如柴了。唉！他家裏的母親，恐怕還沒有想到他，竟憔悴到這樣地步。

鍾君家裏自麟玉去後，益發一年不如一年了。麟玉的母親，祇是哭愁過時光。鍾君仍與他的寵妾作樂，好像曾不知老之將至。他的朋友林恬生，不知何故，足跡比前

疏了不少。鍾君倒也不以為怪。

這天，鍾家更加忙碌。人手擾雜，西醫一日三次。可是鍾君的病，還沒有轉機。醫生說：「醒來恐防變瘋。」鍾夫人東叫西喊，弄得手足無措。原來鍾君的愛妾，和林恬生背着鍾君私逃了，而且還捲了鍾君全家的家當逃了。鍾君一時大受打擊，所以暈了過去。鍾君因為平時愛她，所以把各種銀行支票，錢莊經摺，甚至其他各種票據，也全叫她收藏。可是現在，祇剩得一間老屋，室邇人遠，這才是句話呢。

總算天相吉人，醫生的竭力，和夫人晝夜的看護，鍾君的急病，居然慢慢地能起床了。神志也清了，他現在才知道感激夫人。可是景是人非，那今昔之感，鍾君又那能遣此。尤使他失望的：他兒子店中，早已歇業，現在不知去向。他現在也祇能灑淚了事。想起他自己前時友林恬生，虐妻寵妾，迫兒子去學店徒，他心中好如煎油一般。有時把拳，用力向空中猛擊幾下，有時大哭大笑，有時狂叫幾

聲，醫生說的恐怕變瘋病，看去現在又好像不能免咧！

不久，鍾君忽地瞥見報紙新聞欄上，登着「留英鍾麟玉博士，下旬返國。」鍾君看了，到抽了口氣。他不愧他願，趕向下文看去：

留英鍾麟玉君，浙江人，年二十二歲，自格蘭司哥大學畢業，後專修法學一年，得博士學位，擬於本月下旬，乘辣租號船返國云。

鍾君見他的籍貫和年歲，都和他兒子同，而且他兒子出店的年日，算算也相符合。知道這博士先生，一定就是他的兒子無疑了。可是他那裏得來的錢，能中學畢業，再到外洋去留學？

三天之後，鍾君對於這事，方才明了。原來是他的妻舅，見麟玉在店裏，太覺可憐。好在麟玉的資質，本來很好，學問也肯勤去學習。他所以不惜巨資，把他送進了一個中學，插級二年級。二年畢業，居然名冠全級。該校章程，凡是第一名畢業的，出洋資費，由他們辦理。所以麟玉得這

機會，出洋留學。現在功成返國，雖說是他舅父的提拔，可也是他自己克苦而成功的。

麟玉回國後，他家裏人的歡喜，自不容說。另外，就有許多公司，洋行，學校，慕他素來的風采，都來聘請。可是他一概辭絕，祇在他的母校裏教書服務，算是報答他校裏的恩惠。

他回國後第一個要緊目的，就是去創設一個平民學校。所以他一邊在校裏服務，一邊約了幾個同志，竭力去辦理這事。他父親深悔從前行的不當，現在徵得家族同意，願把住屋，和各種的田產，變換了錢，做爲平民學校的費用。他自己願住在這裏，永遠爲這個校服務，他的夫人，自然也同他住在這裏。

城裏的富戶，見他這樣仗義疏財，贊助的人，自然也不少。麟玉又在別的地方，如各機關和官廳，一總算來，也不下萬許。所以不久，這個平民學校，也就成立了。聽說開學這一天，來賓到的，約有二千餘人。真盛極了。麟玉用

極明亮的口吻，極普通的言調，演講創設該校的宗旨和歷史。說得一般和他同病相憐的；時而淚下，時而啞聲，可是末了，還是歡呼。慶祝他現在的成功。演說完的時候，忽地講台上，從人羣裏走上了一個如漁夫似的人。也不穿長衫，頭上的髮，微有禿白。這時別人意料；以爲是一個平民學生的父親，聽了麟玉的話，心中感動。說不定上去，也是爲許多平民子弟道謝的。那時，還恐他一個漁翁，不懂禮節，失了禮，要被衆人見笑。那知他，從容不迫，侃侃而談。只聽他第一句開口，就是說：我是一個罪人；我是世界上第一個罪人！可是我的罪於今日才子脫下來。我的姓名；

就叫做林恬生。當時，他就原原本本說：如何欺騙鍾君，如何和鍾君的妾私逃。後來如何錢物落水，被水流沖去，她又如何背着他私逃。直講到他後來，如何悔過。做了八年漁夫，幸而又將失物撿獲。說到這裏，他就從破袋裏，摸出一個小錫匣。匣裏藏着無數錢票，四個錢摺，和兩個金鋼鑽戒子，約計三十餘萬塊錢，當場還了鍾君。這時，台下掌聲和歡聲雷動。總算一場大事，才子結束。一般聽者，那一個不說：「這才是不幸之幸咧！」

完



# 兩大雜誌 非常特價

專為普及 不顧成本



美國最繁銷之雜誌 每星期達三百萬份

且看我國愛讀好雜誌者 可有若干人？



## 東方雜誌

全年二十四冊

祇收二元

(原定價四元)

## 英語週刊

全年五十二冊

祇收一元

(原定價二元)

上列兩大雜誌

之價值，早為

讀者所共知。

現為普及起見

，特售半價，

非常機會，幸

勿錯過！

傳單承索即寄

訂閱處

上海各省

商務印書館



## 買賣式的婚姻

By Emma-Lindsay Squier.

譯 陶 仲 唐

海仁和本住在廣州。近來因接到父親的信。喚伊前來。伊這纔來到這裏。伊來到這裏後。便覺得精神頹喪。再也振作不起。此刻又獨自。在這黑夜之中。望着這沈寂如死的夜景。更覺心中有說不出的煩悶。伊便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這樣過了一會。伊偶一掉頭。看見有一個少年。站在隣家的洋臺上。正凝視着伊。那洋臺和伊家的。距離很近。一伸手。可以達到。伊暗想他望着伊。必已有了好多一會。伊方纔去到洋臺上。點上掛着的大燈籠時。他必已站在那裏。祇因他既未則聲。伊又祇顧朝街上瞧看。所以未曾瞧見他。他生得長圓形的臉。敏銳的眼睛。很有豐采。衣服也很整潔。烏黑的短髮。自額上梳向後面。十分光滑。笑時。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在先伊從未被陌生的男

海仁和本站在羅司安傑的中國鎮上伊父親屋中的洋臺上。與致很衰颯的向西邊望着。見天空一片烏黑。那清明的天。深深的躲在他黑幕的後面。街頭的路燈。也不很明亮。遠望過去。並搖搖不定。好似黑夜中睛開着的鳥眼。鄰家的洋臺上。掛着許多紙燈籠。因紙的顏色各異。映出的光線的色彩。便各各不同。有時候。凹凸不平的邊道上。忽有一道慘淡的黃光。原來是邊道上的人家把門開了。

子這樣呆呆的望着過。不由得心中害怕起來。兩隻嫩白的手。在袖管中不住的捏動。嘴微微張開。臉色又漲得通紅。再也站立不住。便轉身朝裏走。但那少年立刻開口講話。聲音非常婉和動聽。伊剛走到門檻時。聽見了他這聲音。不禁站住了脚。那少年用廣州的官話。說道。女士。我一定不會驚擾你的。我們本是鄰舍。我父親是富翁袁文基。下面的古董店。正是我家開設的。那末你何必不敢和我講話呢。海仁和不響。伊不很明白美洲地方。男女們儘管自由講話。伊祇曉得依據祖國的風俗。伊是不應該回答他的。那少年却又含笑說道。女士。你不是新近從



中國來的麼。所以尚未曉得這裏的風俗。在我們中國。我和你既算不相識。原不該冒昧和你交談。但在這裏。我儘可把我的姓名告訴你。再請問你的姓名。我的姓名。是叫袁義。你可是那茶葉商人海尙的女兒麼。海仁 and 原曉得不應開口。但遲疑了一會。竟然開口講話了。眼睛垂視着下面。放出細小的聲音說道。先生。是的。我叫做海仁和。新近從廣東來省視我父親的。袁義朝伊這邊走了兩步。站在那洋臺的邊沿上。海仁和本可退到屋裏去。無如伊竟失了行動的能力。仍站着不動。伊本穿了一件淡黃色的短衣。下面也是淡黃色的褲子。在這燈光暗淡之下。看上去。好像是一支水仙花。袁義含有懇求的意思道。女士。你不必懼怕我呀。便望着我罷。海仁和又不禁把眼睛抬起來。緩緩的移轉。望到他的臉上去。和他的眼光。碰個正着。自經過這眼光的接觸後。伊便不再懼怕他了。袁義很鄭重的道。海仁和。這名字固然很好。可是你在這裏不消過多少時候。外人定要喚你做海蘭了。海仁和默然不答。一

半是害怕。一半是羞慚。袁義又道。你簡直好算是中國鏡上的海蘭。你不懂罷。在若干年以前。有一個名叫海蘭的婦人。伊生得非常美麗。爲着伊那色白而有毒的身體。死掉的男子。是有一萬人之多。有一座很大的城池。竟也因伊破壞無餘。海仁和聽了這話。很是驚奇。把羞慚也忘却了。忙問道。那許多人可是爲了一個婦人。起了戰爭麼。這也不是絕無僅有的事啊。袁義道。關於那海蘭的歷史。你大概未曾聽人說起過罷。海仁和搖了搖頭。袁義道。我可以講給你聽。當下袁義便把怎樣爲着海蘭。易力安地方。大遭劫掠。那許多英雄。怎樣的苦苦血戰。後來狡猾的奧德賽人。怎樣安排空心木馬的一段故事。細細的講給海仁和聽。他說時。海仁和靜默的聽着。覺得他的聲音何等懇切。何等委婉。簡直能使人久聽不厭。他說完後。伊嘆了一口氣道。這就奇了。當真有這麼一個婦人。有這等的幸運麼。袁義很驚異的道。幸運麼。我以爲是悲苦不堪。男子們爲着伊。惹起絕大的禍亂。後來伊自己也死得很苦。

海仁 and 道。這話固然不錯。但伊能明瞭愛情的真理。並有伊真愛情的目的物。這正是上天賜給伊的一種真幸運啊。他們二人隔着洋臺。刺刺的談個不休。屋中却靜悄悄的無有一些聲響。原來海仁 and 的父親早已到薩升高賭場中去賭錢了。這薩升高也是一個古董商人。租了一所房屋。前面當做古董店。當中掛着一道幔幕。後面便是他抽頭斂錢的賭場。

袁義和海仁 and。雖常見面。常常聚談。却從未談到情愛的話。祇談些瑣碎的事情。如廣東的生活狀況。橫渡海洋的情形。以及羅司安傑和中國鎮中的現狀。據袁義說。他是南嘉州大學第二次的畢業生。他又說他本是在羅司安傑生產的。長大之後。他父親便把他送入公立學校中讀書。逐次升學。便升到了南嘉州大學。畢業之後。便在大學中擔任講席。又說或許不久要回到中國。把學來的新知識。拿去輸灌給國人們。又道。我若真個回到中國。定當選娶一個妻子。海仁 and 聽了這話。忽覺心中痛了一下。袁

義自然不曉得。仍道。我意中的妻子。必須是才貌雙全。我決不把伊當做奴隸看待。要把伊當做我一生的最可敬愛的伴侶。海仁 and 突然的問道。我聽說美國的夫婦們。都是這般真心相愛。這話可當真麼。他們二人。雖是各站在一座洋臺上。距離却很近。這時候。袁義忽向前灣着身軀。伸出手去。一把握住了海仁 and 的手。海仁 and 喫了一驚。但並不把手縮回來。靜默了一會。袁義纔答道。是的。他們果然都是真心相愛。女士。你若以為我尚有可取之處。我定請我父親去和你父親商量。把你嫁給我做妻子。海仁 and 不答。祇望着他。暗想他要才貌雙全的妻子。難道我能算是才貌雙全麼。他說定能真心愛他的妻子。這話是真是假呢。能歷久不變麼。海仁 and 沈吟了一會。纔低着頭應道。我父親如果答應。我是沒有不願意的。

第二天。袁文基露着滿面笑容。走到海尙的家裏。海尙正在家中。二人見面之後。先談了許多無關緊要的閒話。當他們談話時。海仁 and 躲在一道幔幕的後面。屏聲靜氣。仔

細竊聽。伊明知袁文基的來意。心中既是喜歡。又是害怕。喜歡的是袁義必已對他父親說起婚姻的事。他父親自必贊成。所以今天來到這裏。害怕的是伊父親的意思不知怎樣。萬一竟不允許。那便如何是好呢。心中越是盼望早些得知他們談話的結果。他們越是儘着閒談。過了好多一會。袁文基纔談到正文。他說他兒子的願望。很想和一位祖國的女子。結成夫婦。但這裏中國鎮中的中國女子。不是容貌平常。便是缺乏學術。他兒子認定都非匹偶。接着他又誇贊了海仁 and 一番。這纔露出替兒子求婚的意思。說是倘能結合成功。真是一對天生的佳偶呢。海尙聽了這番話。默然不響。脚住長筒的烟斗。儘着吸烟。心想袁義果是一個優美的青年。把女兒嫁給他。原是一頭好親事。他必能使伊終身快樂。海尙想到這裏。烟吸得更快。那幔幕後的海仁和曉得他們談話的結果。已快要實現出來。不知伊父親怎樣回答。是否允許。覺得胸中別別的亂跳。呼吸也幾乎不舒服了。海尙隨即又想這頭親事。好

是很好。但是在先他曾口頭允許過薩升高——便是開設古董店。又擺設賭場的主人——把女兒嫁給他爲妻。如今怎好再答應這姓袁的呢。薩升高雖然不曾見過他女兒。他也未曾託那廟宇中的和尙。合算過他們二人的八字。但他這一次喚他女兒到美國來。正是爲着嫁給薩升高的婚事。那末怎能忽然改變原意呢。海尙儘着默想。袁文基却已料到他的心思。必是不肯答應。袁文基本曉得他是個窮人。雖然做茶葉生意。却很不得發達。又生性好賭。賭運又很滯塞。負下的債務。必已不少。諒他必想在女兒身上。發一注財。好彌補一下子。薩升高剛巧又是個有錢的人。見了海仁和的美貌。定肯化費一大筆錢。娶伊做妻子的。那末海仁和嫁給薩升高。簡直成爲已定之局。自己縱然再說下去。海尙必也不會允許。又何必多費唇舌呢。

這天晚間。那一對愛人。又在昏暗的洋臺上見面了。海仁和因伊父親並未明白的拒絕袁文基。以爲尙可成就。袁

文基回到家裏。也未把那番情形。實在的告訴他兒子。袁義便也以爲很有希望。所以他們二人在洋臺上見面時。談得很是高興。袁義並對海仁和說。等結婚之後。定當把伊送入學校。再求學術的進步。不論甚麼事情。二人都當同心合作。他又送給伊一本書。書上寫的。都是美國通用的奇異的記號。海仁和竟一些不懂。書中更有好多幅圖畫。封面上。也是一幅圖畫。畫中是一個婦人。身穿潔白的衣服。身體倚在一座大城池的城牆上。遠遠的。有一匹隱約可見的大木馬。他告訴伊道。這書中所記的。便是海蘭的歷史。海仁和聽說。忙把這本書舉過頭頂。又緊緊的按在胸中。並道。等到將來我們終日團聚時。你可把這書上所記的。一一的講給我聽。那時候。我便真快樂極了。

海仁和的快樂日子。果然到了。祇是這快樂日子。是旁人的理想中的。伊自己諒必並不以爲快樂。原來有一天。海仁和去到綢緞店裏。買了些綢緞。預備做一件出嫁的穿的上衣。不料回到家時。一眼便瞧出伊父親的臉色有

異。兩道銳厲的眼光。儘着注視在伊身上。伊心知必有事故。正待動問。伊父親已開口說道。我祇有你這一個女兒。我一生的幸福。不得不倚靠着你。當你去到許書店舖中去時。你不是會瞧見薩升高的麼。海仁和突然聽了這話。不明白是甚麼意思。心中很是害怕。忙跪在地下。把額頭在地板上撞着。一壁答道。父親。那天我往許書店舖中去。你會允許我的呀。海尚不響。一壁用脚在地蓆上踏着。一壁點上他的長筒烟斗。臉色很是沈着。海仁和不知有甚大禍到來。嚇得兩手冷而麻木。並覺得有一股冷氣。直撲到伊的身上。伊不時的偷看伊父親的臉。見已爲濃烟籠罩。瞧不出甚麼。後來海尚祇管吸烟。不會再說甚麼。

一天夜間。薩升高古董店後面的賭場中。很是熱鬧。海尚賭運不佳。這一夜輸去很多。曾向薩升高借錢若干。不消多會。復行輸去。終局之後。薩升高把海尚喚到另外一間房裏。又指着一張椅子。叫他坐下。再取出好幾張借據。給海尚瞧。問道。對嗎。海尚點了點頭。又用唾液潤了潤嘴唇。

却並不說甚麼。薩升高又道。我已耐着性子。等候你許久。這幾百元。你至今不會還我。我委實有些忍耐不下了。說到這裏。油膩的皮膚上。又汗如雨下。上嘴唇並往上翹着。露出黃而破裂的牙齒。頓了一頓。我所以等候你這許多時候。實在是想你把你女兒領來。嫁給我爲妻。抵償欠我的借款。誰知你竟愛上了袁文基的兒子。好好。你把錢還我便了。接着又裝出很有禮貌的模樣。再笑着道。我聽你女兒生得很是美麗。情願犧牲這幾百元。作爲娶伊的交換品。你如肯答應。再好沒有。否則請你趕快把借款歸還。一天不能再遲了。海尙心中暗想。如果不答應他。就得還他的錢。倘沒有錢還他。他豈肯干休。勢必吵鬧起來。給大衆曉得我無力還債。那豈不失了面子麼。他這麼一想。覺得還是答應了薩升高的好。當下他使用足了力氣。點了點頭。

後來在一天的夜間。那一對愛人。又站在那洋臺上談話了。不過從前他們談話時。都很快活。這天夜間。却都是憂

愁滿面。神情衰頹。分明心中有極大痛苦的事。他們二人先談了一會。隨即又靜默了一回。然後海仁和瞪着淚眼。望着袁義道。你仍不絕望麼。要爲我奮鬪麼。袁義道。總而言之。除掉了你。我決不要別人做我的妻子。我想你也決不願嫁給旁人做妻子罷。說時。他並把身體灣過來。兩人的臉湊在一起。親了一個吻。這是他們第一次接吻啊。袁義又張開兩臂。抱住海仁和。說道。愛人。你可能完全信任我麼。如果能夠。我們不妨用美國的方法。結成夫婦。看誰能把你奪去。你父親也奈何我們不得。你能同我走麼。二人又對望了一會。臉色都是慘白。像是蠟人的臉。海仁和心想。我既決意嫁給袁義。他便是我的丈夫。丈夫有何吩咐。妻子自當服從啊。便答道。聽隨你的吩咐。我都依從。

中國鎮中的窄狹街道上。忽有兩個人影子。急急的向前走。正是一男一女。男子的頭上。戴着一頂便帽。戴得很低。把臉幾乎遮住。女子身材瘦小。像是一個小孩子。因街上



昏黑。瞧不清楚。祇

見伊穿上一件黑

大衣。伊的眼光。却

很明亮。分明含着

恐怖的神情。伊的

小脚。踏在這不很

平整的邊道上。發

出一種繁碎的聲

響。他們二人走了

一會。女的忽很害怕的低聲道。我害怕得

很。我想我們後面必有人尾隨着。方纔走

過那甬道時。我似曾聽見有一個人影子。

袁義安慰伊道。你可鼓起勇氣。寧靜的向

前走。自由的境界。就在前面不遠了。祇須

走過亞巴街。那裏的街道。便很是明亮。行

走很便利了。那裏並有一所教會學校。我們可在那校中



暫過一宵。等到明晨。舉行婚禮。你莫  
害怕。祇須走過亞巴街。便到了自由  
的境界了。但是他們剛正走到亞巴  
街的轉角處。街上的路燈。很是暗淡。  
從一條黑暗的弄中。忽有鎗聲一響。

接連又是兩響。袁義

的身上。便受了三處

鎗傷。再也站立不住。

一把抓住海仁 and 的

大衣。身體搖了幾搖。便跌倒在地上。嗆咳不止。隨即再有



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遠遠的又有吹警笛的聲音。海仁和到了這時候。又急又怕。一句話也說不出。祇喉管中發出啾啾的聲息。伊又跪倒在伊愛人的身旁。雙手捧起他的頭。用伊驚懼的眼光。很悲傷的望住他的臉。他嘴唇動了幾動。好似要講話。怎奈口中的鮮血。冒個不住。伊胸前的衣上。染得通紅。他再也說不出一句話。過了片晌。他的頭又垂了下去。身體也僵直不動了。伊正在這驚慌無措的當兒。忽覺身體被人抱住。離開了伊愛人的屍身。伊剛呼喊了一聲。頭上又被人重重的打了一下。並覺得有一隻粗冷的巨手。按住伊的嘴和鼻。伊再也喊不出聲。起初心中還明白。身體是被人抱起。隨即便昏迷過去了。

海仁和被人抱去之後。警察們方纔趕到。見地下有一具黃種人的屍身。但街中很是寂靜。不見凶手的蹤跡。便也只索罷了。

到了這第二天。海仁和便嫁給薩升高了。海仁的心。既痛情人死於非命。又恨所適非人。心中自然萬分悲痛。臉上從未露過一些笑容。却也並不愁眉苦臉。不過是面容板滯罷了。薩升高素來喜歡喝酒。喝醉了酒。更常常毆打人。海仁和因沒有錯處。被他拿作話柄。纔能不曾被他打過一次。這總算是伊的萬幸了。後來有一天夜裏。海仁和因掉換室中地蓆的地位。無意中。在地蓆的下面。見有一柄手鎗。起初伊原不很介意。後來心中忽有感觸。無形之中。伊好似受了誰的吩咐。便拿起這柄手鎗。反覆的審視。這時候。伊心中非常煩亂。却也說不出煩亂的原因。接着伊再扳開鎗鏗一瞧。不瞧還罷。這一瞧之後。不由得渾身抖戰起來。原來伊瞧見鎗鏗中。正有三粒空彈殼。便斗的想起從前那一幕慘劇。頓時面紅耳熱。感情非常憤激。眼淚更加斷線的珠子。簌簌的落個不停。因氣促身顫。站立不住。便倒身在地板上。嗚嗚哭泣。並好似聽見伊情人的屍身。正躺在眼前的地上。心中暗想道。我最愛的哀義。

是被用人鎗擊死的。凶手是誰。雖有所疑心。却斷不定是誰。因為沒有確切的證據。如今看來。擊死哀義的凶手。分明正是薩升高。也便是我的丈夫了。伊沈吟了一下。便拿定了一個主意。不管薩升高是不是伊的丈夫。伊祇認定他是打死伊的情人的凶手。那末伊既曉得了。怎能不替伊情人設法報仇呢。

海仁和倒身在這燈光慘淡的室中。把那三粒空彈殼。緊緊的握在手中。不聲不動。過了好多一會。伊纔忽聽見有一個沈重錯亂的脚步聲。正走上樓來。曉得正是薩升高。他必又已喝醉了酒。憤恨之氣。不禁越發旺盛。覺得人生在世。沒有甚麼可怕的事。片晌。那脚步声聲音。已到了室門外。果然正是薩升高。他走到了室門口。便站住脚。先朝房裏瞧看。油膩的臉。閃爍的眼光。真個令人憎惡。海仁和仍躺在地上不動。那支手鎗。放在伊身旁的地板。那三粒空彈殼。却握在伊的手裏。薩升高便祇瞧見手鎗。問道。你躲在房間裏。偷看我的物件。這算是甚麼一回事。海仁和聽

說。便把眼睛抬起。眼光中毫無恐懼的神氣。應道。正是。我竟然尋着了這支手鎗。薩升高跨進室門。走到伊身旁。伸

出一隻巨手。抓住伊的膀臂。把伊拉得站起來。又道。這手鎗當真是你尋着的麼。那末擊死你情人的凶手。你自必已曉得正是我了。老實對你說。那夜開鎗擊死他。是我一個人幹的事。薩升高因已喝醉了酒。不覺說出這番話來。但他仍能瞧出伊的眼光中。露出殺伐之氣。便又哈哈的笑了一陣。再緊緊握住伊的膀臂。他的指甲。幾乎要陷入伊的潤嫩的皮膚中。他再道。你可想替你情人報仇麼。但有一層。你必須明白。妻子因為伊的情人。而把丈夫害死。這般大的罪名。再也莫想寬赦的。依我勸你。你還是打斷這念頭的好。依你一人的力量。固然奈何我不得。若謂得他人的幫助。試問有誰幫助你啊。他雖刺刺的說個不停。海仁和却一聲不響。他又把伊用力往牀上一推。伊便跌倒。倒在牀上。這一天夜裏。伊便睡在那跌倒的所在。不會移動一下。眼睛瞪得很大。一夜未曾睡着。有一次。伊拔下伊

髻上的鑲寶針。想趁他睡熟時。把他戳死。但又想萬一戳他不死。反為不妙。便頓住了。

第二天的午後。袁文基靜悄悄的坐在他古董店中。見窗衣被風吹動。好似翻翻而舞的舞衣。這幾天來。他店中的生意。很是冷落。因為自從袁義在途中被人擊死之後。警察們對於中國鎮上。嚴重監視。鎮中的中國人。固覺得諸多不便。外的人。便也不到鎮中來了。袁文基正很無聊的坐着。忽從門外走進一人。身材瘦小。衣服都是黑色。驟然的瞧上去。像是一個小孩子。但面貌分明是個婦人。分明是個滿腹憂愁的婦人。伊隨即放出沈悶的聲音說道。先生。我正是海仁和。我便是你兒子戀愛的海仁和。袁文基聽了這話。忙朝伊細瞧。海仁和從袖管中。取出一個綢包裹。打了開來。取出包中的三粒空彈殼。再遞到袁文基的手裏。說道。那天夜間。你兒子領着我。前往自由的境界去時。不幸他忽被三鎗擊死。這三粒空彈殼。是我在我丈夫的手鎗中尋着的。海仁和說了這話。便不再響。祇看

袁文基的動靜。袁文基也不則聲。這樣靜默了一會。袁文基纔低低的道。那末薩升高正是擊死我兒子的凶手了。我兒子關係我一家之幸運。薩升高既很心把我兒子擊死。說不得我也要結果了他的性命。纔能甘心。袁文基說這話時。臉色很是慘厲。並把一手伸到胸前。預備取出衣服裏的手鎗。海仁和却連忙攔阻他道。我丈夫防禦很周。進出時。都有他手下的人。四下裏保護着。睡眠時。一支鎗就放在他身邊。他一伸手便能拿起。外人想去暗殺他。必難下手。必難成功。袁文基恨恨的道。難道就罷了不成。他是擊死我兒子的凶手。我如何能饒恕他。海仁和道。是的。他委實該死。我已發過誓。要把他置之死地了。不過我也不親手殺死。免得自己的靈魂不能走進樂園之門。當你兒子生時。曾告訴過你一段歷史。說是一座大城。各大國的軍隊。都破打不開。後來那座城竟變成了平地。因為他們利用一匹木馬——一匹空心的木馬……海仁和說得很快。袁文基聽着。不住的點頭。等伊說完後。他把手

按在伊的肩頭上道。你真是個好女子。不怪我兒子要愛你。現在我兒子已死。你決不會做我的媳婦了。這樣罷。我收留你做個義女罷。你可趕快回到你丈夫的屋中。等候着罷。等到那匹馬寄到時。那惡人諒必不能逃過去的。你回去罷。

袁文基望着海仁和走出了大門。上了街道。又把他手裏的三粒空彈殼。緊緊握着。又自言自語道。這樣看來。我兒子的報仇之期。諒必已不遠了……

海仁和沒有別的願望。祇盼望那匹馬早些寄來。一連等了兩天。尚未寄到。這兩天中。海仁和痛苦極了。因為薩升高常常喝醉酒。無緣無故的亂罵人。又因為有好些歹人。要他的性命。嚇得他不敢出外。一天到晚。都躲在屋中。到了第三天的午後。果然寄到一箱香爐。看那情狀。好像是從上海寄來的。海仁和便在前面的古董店中。把箱子打開。把許多襯墊的破紙碎布先取了出來。見香爐有土質的。有磁質的。伊一直翻尋到箱子底下。竟尋出一匹泥馬。

不憚心中大跳起來。馬身上。並扣着一封信。寫明寄給薩升高的。伊把這馬和信拿在手裏。眼睛望着前面。心跳得十分厲害。當下伊把香爐都放在一隻籃裏。拿到樓上去。交給伊丈夫。因為伊丈夫正在樓上睡午覺呢。伊把這隻籃放在他身邊。把馬和信。却都交到他手裏。他接過去。望了一望。馬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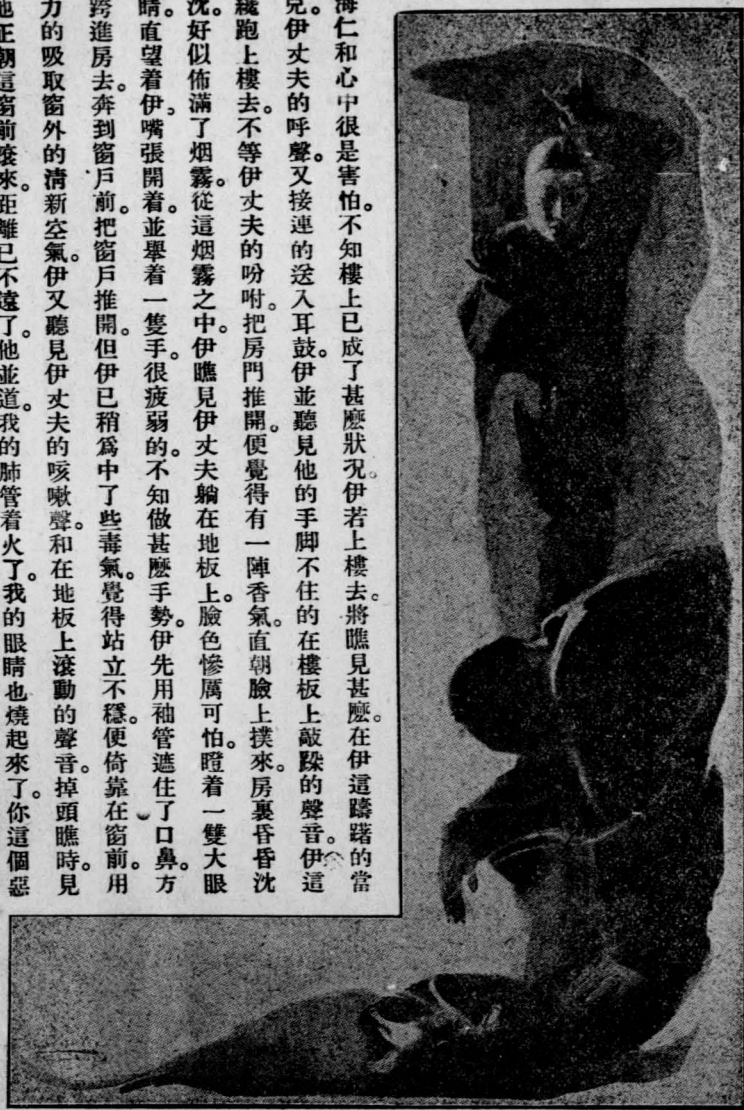
有一道小門。可以開關。他便開開來。隨即又關上。海仁和見了。忍不住渾身抖戰。他高聲吩咐道。你出去。我不喚你。你不得進來。海仁和當即走出。並把房門推上。輕輕的走到樓下。並推開前門。朝街上瞧看。只見路燈暗淡。行人稀少。景况很是冷靜。過了片晌。伊仍把門推上。站

在店舖中。疑神細聽。四下裏有無聲響。不多一會。伊忽聽見伊丈夫怪叫起來。接着又有撲通一聲巨響。好像有一



個沈重的身體。忽然跌倒在地板上似的……

海仁和心中很是害怕。不知樓上已成了甚麼狀況。伊若上樓去。將瞧見甚麼。在伊這躊躇的當兒。伊丈夫的呼聲。又接連的送入耳鼓。伊並聽見他的手脚不住的在樓板上敲蹶的聲音。伊這纔跑上樓去。不等伊丈夫的吩咐。把房門推開。便覺得有一陣香氣。直朝臉上撲來。房裏昏昏沈沈。好似佈滿了烟霧。從這烟霧之中。伊瞧見伊丈夫躺在地板上。臉色慘厲可怕。瞪着一雙大眼睛。直望着伊。嘴張開着。並舉着一隻手。很疲弱的。不知做甚麼手勢。伊先用袖管遮住了口鼻。方跨進房去。奔到窗戶前。把窗戶推開。但伊已稍爲中了些毒氣。覺得站立不穩。便倚靠在窗前。用力的吸取窗外的清新空氣。伊又聽見伊丈夫的咳嗽聲。和在地板上滾動的聲音。掉頭瞧時。見他正朝這窗前滾來。距離已不遠了。他並道。我的肺管着火了。我的眼睛也燒起來了。你這個惡



婦。你必曉得這當中的香末是有毒的。這時候。他已滾到伊的身旁。便伸手握住伊的腳踝。用力想把伊拖倒。又道。你有意欺騙我。你一心要報仇。但是你也活不成……伊不由得警呼起來。接着房裏又來了一種氣味。並有一陣爆裂的聲音。再有一陣濃烟從窗外直攢進來。外面街道上。又有許多雜亂的腳步聲。和着男女老幼的呼聲道。火呀。火呀。海仁和好容易纔掙脫身。朝房門外跑。無如濃烟四起。嗆得伊咳嗽不止。伊剛正走到樓梯口。再也不能支持。便從樓梯上滾到了下面。下面救火的人瞧見了。忙把伊救了出去。但是伊的神智。已昏迷無知了。過了許多時候。海仁和睜開眼睛。向四下裏瞧看。並聽見許多人的講話聲和腳步聲。又覺得空氣中含着一種濃烈刺鼻的烟味。接着又瞧見一人走過來。灣腰來瞧看伊。

伊認得出這人正是袁文基。想和他講話。但他忙用手按住伊的嘴。又把伊抱起。叫伊坐着。原來伊正在他的古董店中。從窗中望出去。瞧見天色通紅。伊便問他火可會熄滅。袁文基道。你丈夫的房屋。都已成爲灰燼了。火的來處。沒有一人曉得。燒得十分迅速。薩升高恐怕已葬身火窟了。二人靜默了一會。袁文基又道。那香爐和一封信。都是作爲他上海的朋友寄給他的。信上說。那泥馬腹中的香末。非常寶貴。叫他親自用火燃上。不但能使他發財。他所有的仇人。都能因而送命。可笑他竟上了圈套。海仁和聽說不響。祇望着窗外紅色的天。覺得心中已不再有憤恨之念。却也不覺得快樂。伊的心情。大概已經死去了罷。

(完)



# 預定四十年的 教育雜誌

## 的三大利益

◀ 每册一角五分 ▶ 每一年一元五角 ▶

### (一) 贈送「教育叢書」優待券

教育雜誌創刊於一九〇九年，到今年已經十七年了。現在將前十六卷中的名著彙編成冊，做叢書的體裁，分爲三十類，計一百冊，定價八元五角。在六月底先出四十冊，十二月底出齊。並發行甲乙種優待券。凡預定教育雜誌全年者送甲種券，購買叢書，祇收五元；半年者送乙種券，購買叢書，祇收六元。

### (二) 本誌各種專號不另加費

本誌預定一月發行「職業教育專號」，六月發行「中等教育專號」，九月發行「兒童心理專號」，均較平時增多篇幅。凡預定本誌全年者，專號概不加價。

### (三) 學校訂購一律半價

凡公私各學校填就本社之學校調查表，(此表函索即寄)定閱本誌一年者，得半價優待。惟須將該表及報費郵費合郵票九角九分逕寄本社。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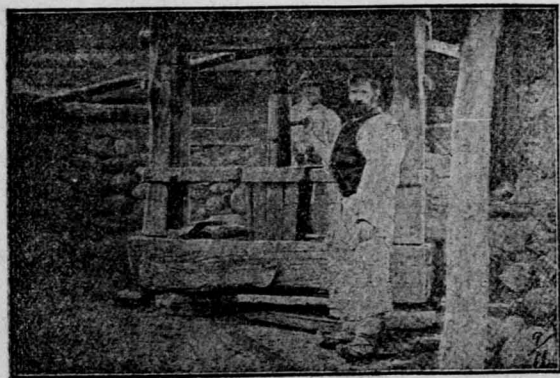
# 羅馬尼亞

陳寒玉

羅馬尼亞就是二世紀時的加利福尼亞。當布立吞族尚在穴居時期，牠已成功一個制度良好，組織完美的國家。直至今日，牠已有偉大而美麗的歷史，足以傳述於世界；其中尤其在一一般平民階級的勞動生活者。

羅馬尼亞的位置，在高山深谷之中。地勢雖很曲折，但總不失為平坦。地土也很肥沃，富有天然的出產；近山則多木材，食鹽，石油等產物。靠近多腦河邊的多不魯甲大草原，則牛羊等畜牧事業很興盛。在歐戰之前，羅馬尼亞是世界第二農立國。（俄羅斯第一，美利堅第三。）到了夏季，成熟的麥穗，和乾燥的玉蜀黍，黃金般的燦爛，千裡一色。如今羅馬尼亞所產的小麥和玉蜀黍，世上只有

羅馬尼亞鄉村上之醋坊



## 人牧的寂寞



○寂寞解以笛吹常。者羊牧山荒在般一

## 子女的飾裝好



○究講常非飾裝於對。子女的子亞尼馬羅

美國可以和牠並美。

二

羅馬尼亞人的種族，很為複雜。一般上流些的人物，好說大半是雜種。他們的祖先，大都是土耳其人，希臘人和阿美尼亞人。但如今已混合而又混合，也指不出誰是土耳其人，誰是希臘人了。但他們種族雖甚混雜，而所用的拉丁語言，却是相同。全國人的性格，大約富有些的，嗜好逸樂；普通人民，都是孜孜為利，勤勞於生活；南方的人民，心地最為寬宏，善於應酬，對於外來旅客，熱忱歡迎，招待得非常週到。

一九一三年以來，羅馬尼亞的疆域，日形擴大，比前大至兩倍。一九一六年，有德蘭斯斐尼亞（以前屬匈牙利）比薩拉比亞，巴納特，布柯維那，四省添入版圖；加增人民七百五十萬。現在全國人民，共一千七百萬左右。此外還有許多人民僑居於國外。

外人來僑居於羅馬尼亞的也很多。大概以德、俄、土耳其、希臘、布加利亞、韃靼、波蘭、魯提尼和塞耳布人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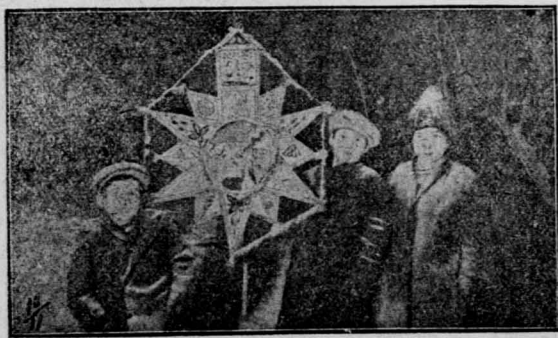
### 屋茅的宿住季夏人村亞尼馬羅



數。還有一種 Gypsies，或者稱做 Tzigani，散居在全國，也很衆多。（按 Gypsies 是十四五世紀時由印度傳入

歐洲，變做高加索種裏的一部落人。專以盜竊、賣卜、補鍋等為生活。）他們是一種飄泊游蕩的民族。有的是素來

### 星聖的紮紙之日節誕耶穌



。唱歌處到着學生學。士博三和物人庭家耶穌表代。西東的着繪面上

過游牧生活，經過這地；有的已厭倦浪游，便駐足下來，作永久僑居的計畫。他們中的男子，散髮披肩。婦人年未花

信，已是雞皮鶴髮。小孩則彷彿和我們常聽見故事中傳述的夜叉，賊頭狗腦，眼睛骨溜溜，所以人家常說他們沒有脫離盜賊的本相。他們也有靠音樂為生活的。禮拜日，跳舞，結婚，農民議會等時候，都可以叫這般飄泊游蕩的

### 國中吉普息人之以熊戲為業者



音樂隊來吹打；一天幾小時，可得二三百法郎。他們所吹洋打出來的聲調，淒涼幽沉，在這憂鬱的哀音裏，可以推想到他們的生活，是非常單調而痛苦的生活。

羅馬尼亞人的食品，以玉蜀黍為大宗。就是玉蜀黍

的穗軸，農民人家也拿來煎湯或烘烤，當做飯食。成熟的硬粒子，大概有兩種食法：一種是磨成細粉做餅；一種是燒做粉粥，和意大利的栗子粥差不多。他們最喜歡吃的菜，是紅胡椒（他們稱做 *ardai*）。這種植物，很是奇異；

### 牧牛女



時牛放在。女牛牧種一有亞尼馬羅。  
。紗紡事從。陰光的賣賣用利運

到成熟的時候，胡椒莢便變成血紅般的顏色，農人常是用線穿成長條，掛在暗室裏，暗室裏便會發出紅光來。

羅馬尼亞的婦人，對於一家的生活上，很專心注意。她們在家務和田忙之外，還從事刺繡。所以羅馬尼亞的

刺繡品，在歐西很銷場而有名。

羅馬尼亞一年四季的氣候很調整，沒有酷暑嚴寒，

### 羅馬尼亞的農婦



得作操務農於對。人婦的亞尼馬羅  
。們他及不還子男時有。態勤常非

到了冬季，高山大嶺上雖然也有積雪，只要平地面不刮風，天氣永遠沒有變動。

~~~~~  
完

### 世界第一

愛博

世界第一最早鐵路，在英國利物浦同曼徹斯特中間。長30哩，建築成功在1825年。

世界第一最寒的都會，為西伯利亞的維科雅斯克（Verkhoyansk）最低的溫度是 $-90^{\circ}\text{F}$ 。

世界第一最熱的地方，在阿刺伯的波斯灣沿岸。最高溫度 $190^{\circ}\text{F}$ 。

世界第一多雨的地方，為印度的卻雷本家（Cherla Punji）。每年雨量平均480吋。

# 賞獎之求徵[林士凡]

獎得將茲竣閱已業案答林士凡之求徵次此司公本  
下列名姓生學之

元五十二洋獎得 陽漢 翹彥徐 名一第  
元五十洋獎得 海上 章錦黃 名二第  
元十洋獎得 水溧 樑家鄭 名三第

者獎得未而徵應其外者獎得酬奉金獎備除司公本  
請到不有如時屆份一品樣膏油黃[林士凡]贈寄各  
知示卽

## 下如案答之求徵司公本

於用專標商册註之司公寶士且 物何爲[林士凡]  
上之品出司公該  
君寶士且愛脫勃勞 明發人何[林士凡]  
年九十六百八千一曆西 明發時何[林士凡]  
英該名譯之文英乃字三林士凡 名得而何因[林士凡]  
之成文臘希及文德以卽名文  
品製牌林士凡及膏油牌林士凡 造製人何  
製所司公寶士且爲皆  
種餘十二有共品製牌林士凡 種幾有共品製牌林士凡  
主之文徵卽廣最途用種數列下 何若途用品製牌林士凡  
題

藥聖之症各膚皮及以痛疼傷擦傷燙傷刀療治爲塗外 {膏油白[林士凡]  
劑良之症等痛喉寒受嗽咳爲服內 {膏油黃[林士凡]  
藥毒防之症等咬蟲痛疼傷受傷燙傷刀爲膏油酸炭石[林士凡]  
症等瘰凍裂燥膚皮療治 冰腦樟[林士凡]  
觀美髮使髮固能 {膏髮生[林士凡]  
品妙之妝化爲觀美滑細膚皮使能 {油髮生[林士凡]  
膏香玉白[林士凡]

# 科學常識 銅鐵上的雕刻

文琳

我們常用的門牌，文具墨盒之類，上面所刻的精緻的文字或圖畫，到底怎樣刻法呢？

將要刻的東西，在火上烘熱，塗一層松香及黃蠟的混合物，冷了成一層薄皮，用小刀或針尖在蠟上刻了文字或花紋，以備用酸類來腐蝕。

所用的酸類是硝酸一份和鹽酸三份的合液，名曰王水(aqua regia)，將這王水注在蠟上所刻的地方，大約一分鐘後用軟紙吸去王水，再滴新的，如此一二次後，用清水洗淨，重在火上烘熱，除去蠟質，要刻的圖畫文字就成功了。

硝酸(nitric acid)俗呼硝強水，鹽酸(muriatic acid)俗呼鹽強水，都是劇烈的藥，兩種混合起來，腐蝕的力量格外大，單獨一種雖然亦可以用，不過功效慢些。

諸君要注意，試驗這一類的東西最好不要在臥室裏做，因為硝酸，鹽酸，及牠們所發出的氣，有害於衛生之外，還會損壞衣服器具等……，最好這類的試驗要在天井或空曠的地方，還要預備多量的水和肥皂，以備酸類觸到皮膚時候，要用肥皂水來洗。做的時候，均要注意衣服等不要沾着酸類，試驗完了，所用的器具要用充量的水洗得乾淨。不然，酸類沾到什麼地方，就要使牠腐爛。



# 商務印書館之影戲事業

我國活動影戲事業本館實創其始所攝影片已出五十餘種概分社會教育時事風景四大類最近復建鉅大光室於佈景及光線上益多進步

本館除自製影片外並代其他影戲公司攝製影片即各界之大慶典以及婚喪喜慶等等紀念亦可代為攝製活動影片又如各製造廠各大公司欲製攝廣告影片亦可代辦本館影片名目並租購價目印有傳單函索即當寄奉

## ▲出品要目

松柏綠  
愛國傘  
好兄弟  
大義滅親  
蓮花落  
李婦羹  
荒山得金  
兩難  
女子體育觀  
驅滅蚊蠅  
第五次遠東運動會  
北京雙十節  
浙江潮  
廬山風景  
西湖風景



樊德摩斯奇  
案第七集

# 英倫絃外屍記

原名 (Le Pendu De Londres)

法國蘇舞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譯

## 第九章 女軍校

(一)

有華麗精美之汽車。穿行人羣。圍圍徐徐。無多聲響。徘徊而過倫敦之市。車中安坐一青年男子。衣服麗都。儀表昂然華貴。路人側目。目擊貴人暇豫閒逸之態。咸生豔羨。恨不與之易地相處。一若此身但能如彼。尙復何憾。而不知車中人方自苦身所處境。苦於



心而不苦於形。衷懷怫鬱。無地解免。轉妬途人之心曠神怡。悠然自適也。

是日之晨。濃霧漫天。雖當白晝。雲鬱結而迷濛。街面甚至盡燃燈炬。以照耀行人車馬。倫敦時時大霧。居民慣見不以爲異。車中人方頰首瞑思。尤無心顧天時之陰晴。其人非他。蓋鄧戡勳爵阿士葛少年也。離寓登車時。以國王喬治五世陛下。將於今日出席議院。有所詔告。因諭車士驅車向議院馳去。

鄧戡安坐四十匹馬力之華美汽車中。疑神靜作遐思。顧所思不在議院。而在一己私事。麗妮之婚。鄧戡所視爲終身大玷。伊人怙惡不悛。日益沈湎下流。痛心疾首。莫此爲甚。此時所思。亦卽此事。年來雖甚痛惡。而欲深絕伊人。所未與之遠絕。永斷葛籐者。則以麗妮生子。實己骨肉。英倫貴閥。最重血胤。親生子女。寶貴逾恆。而况阿士葛少年得子。得子又在鄧戡世族嫡系。惟此父子之時。子在伊人懷抱。投鼠忌器。未敢遽與之絕。車及中途。鄧戡立諭車士。易

轍向海德公園。是日爲水曜日之晨。前一土曜日之夜。鄧戡曾與麗妮有約。約定是晨。令攜傑客佇之公園馬道 (Allegre Cavaliers) 之旁。謀父子一面。故舍議院而赴約。車次。鄧戡反覆思麗妮之言不置。愈念愈覺替亂。人生生死。惡可順口亂道。而麗妮初稱兒死。繼又言兒實生存。爲時僅數分鐘。而變幻不測如是。是耶非耶。深滋惑疑。其實鄧戡但能略留心於社會近事。或一疑所推心置腹之湯豹爲不可信者。其感當渙然自解。無如鄧戡懵懂恂愁。漫不之省。如之何不悟惑。既蒞公園。停車園門口。囑車人靜候。步而入。沿馬道之徑徐行。彳亍數百武。不見有人。不禁恚慙。以爲麗妮又爽約已。更前度一彎徑。瞥見麗妮靜坐木凳上。衣冠整潔。不類平日妖嬈。鄧戡止步。遙立遠望。惘然自歎曰。如其人貞嫻婉靜。一如我初戀伊時所幻想之情人。則兩心相愛。誓死弗渝。縱迫於門第。未克見之親友。禮以嫡室。而我我卿卿。同偕白首。亦足以燕好終身。可恨此念。終成泡影。事之疚心。莫此爲甚。……正悵惘間。陡見

麗妮裙幅之次。隱隱有嬰孩身影。初爲裙幅所遮。望之未見。鄧戡見兒大喜。念麗妮所抱弄者。非愛子傑客而誰耶。樂不自禁。疾趨而前。妮麗見鄧戡至。徐徐起立。臉頰紅赭。雙眸閃動有光。迴波送睇。佯羞佯喜。鄧戡惑焉。不覺睨之微笑。麗妮扶兒。示鄧戡曰。此傑客也。鄧戡喜動衷腸。目光返覆睇孺子與麗妮。胸胸不已。已而欠身舉兒。撲之懷抱。喃喃呼吾兒傑客。傑客我愛兒弗置。兒驟見孺生之客抱之舉弄。大張雙眼。若爲駭顧辨客之誰某。初不羈顏笑。鄧戡慮驚兒。扶之立地面。兒呀呀呼媽。麗妮立僂腰扶兒曰。媽在。兒勿啼。兒得人攙扶。舞臂動足。歪斜顛頓而前。麗妮扶兒學步。行於草徑。鄧戡從焉。三人漸行漸遠。出濃陰密罩之馬道。而入軟碧如茵之草場。於時雲霧漸散。天空豁然開朗。行次。兒一手挽母。忽伸一手向鄧戡。鄧戡如獲至寶。挽之前行。小拳在握。似捏粉團。此樂有生所未曾經。樂無涯矣。予有間。鄧戡偶念。平日近午。海德公園過往之人素衆。今伴麗妮攜兒散步是間。倘遁知交。或其他僚屬

親友之相識者。則將何以自解。不覺油然而生悔。悔不應孟浪。約麗妮攜兒相見於衆目睽睽之所。故滿心雖欲與兒多盤桓些時。一念及此。又生不如及早歸去之想。思際麗妮嬉嬉語鄧戡曰。昔者詔我攜兒佇謁。我依時至。毋敢或後。爵主有命。所弗敢違。願爵主嗣此。勿再謀攘我兒。懷人以柔。勝於威脅。柔者感德。威脅深怨。憾。鄧戡不俟伊言之畢而應之曰。嗟夫麗妮。汝過勿憚改。如其早已回頭。又安有今日之……言未既。麗妮嚶嗚呼曰。止。人各有性。末由強同。我之未能盡如汝意。亦猶汝之雅不合於余懷。我無他求。但求爵主。勿攘奪我兒。俾我母子。得長相守。感且無極。鄧戡不應。良以壹心所念在兒。安能以伊之故。一任赤子。從母終居下流。而不之拔。既見傑客。益愛不忍釋。麗妮請勿取兒。如何能應。既無應麗妮。又慮識者遇見。僭少婦攜兒學步之情。加之議院開會之時。已促。遲到缺席。大不便。因匆匆別麗妮母子而出。

鄧戡上車。馳赴議院。車中。瞑目苦思。思頃纔短時間所見

所聞之嬌兒笑容動作。暨牙牙學語聲。以慰長日渴想。思之至再而三。忽忽不覺有甚可樂。兒縱可人。乃不聞一呼阿爺之聲。似兒生不知有父。母亦不教兒喚阿爺。故見時。父子有同陌路。雖曰兒稚弱不懂事。而爲之父者。其何以堪。念及此。懽喜夢想。遽然冰釋。

麗妮見鄧戡匆匆別去。攜兒佇沙徑上。目送去遠。面有愠容。遙詬曰。儻。召我攜兒來見。匆匆去。不予我以錢。亦不出錢予兒買糖菓。吝嗇哉若人。俄又改顏嗤哂曰。憤夫。見他人子。喜不禁。這般阿爺罕曾見。巧機關不破。我不愁終身衣食沒着落。願兒曰。去休。歸休。尙何事存是爲。挽兒臂。擬攜之出。忽望見十字路口。有軍樂隊鼓吹而過。巴黎婦女素好事。麗妮爲尤甚。因挾兒趨前。觀衆四集。遂亦躡身其中。張眸吐吻。翹企鶴望。樂者約二十人。一律灰黯色制服。軍帽。加紅帽箍。分別擊持喇叭。號筒。管笛而吹。爲首一人。項掛大鼓之帶。腹前挺一偉大之鼓。鼓上加饒鈸。環繞樂隊者。有婦女一羣。服裝詭異。非復尋常婦女妝束。容貌多

陋且醜。各持傳單紙頁。見人輒授與。厥狀至嚴重而迫切。麗妮駭。不明所以。舉眼四望。望見羣中樹有旗幟。飄舞天空。怡然曰。救世軍也。麗妮寄寓倫敦。爲日已久。於都市事。略有所知。救世軍列隊游行。見已頻數。故能望而識之。此時麗妮已擠在羣衆前列。隊中散傳單之女軍校有一人行近麗妮。遞一紙與麗妮。麗妮愁收單須納錢。拒不受。女軍校瞥見傑客。忽欠身。凝眸諦視。麗妮慍見。欲瞞詬。適當是時。隱聞女軍校口中念念有詞。而其詞……其詞至刺耳。蓋「達廉」二字。麗妮大恐。愀然變色。不復思罵。正惶急間。街衆蜂擁而前。將救世軍女軍校與麗妮冲散。麗妮乘勢。抱兒急閃出行人之羣。適有空車過。急揚手招之。跟踉乘焉。詔御人驅車速行。車動。麗妮惕然曰。甚矣吾恐……

## (二)

刑庭檢事方步而過海德公園。忽聞身側有喚檢事先生之聲。側身睨視。則見有作救世軍隊長制服之婦女一人。趨而前。若有所欲語。檢事爲多血質人。卡急易怒。以婦女

當街呼與語。有失敬禮。意大不懌。橫眸怒視。欲加申斥。婦人疾走而前。盆息語曰。檢事先生。我有要事商請。言者行近。檢事立識其人。暗曰。馬丹戴維絲。句乃作是裝束。戴維絲夫人疾應曰。先生。凡百服裝。於偵探咸宜。姑舍是。我有要事奉商。頃者。約二分鐘前。我於街衆中見有一……檢事不俟伊人言竟。曰。公園耳目多而且雜。非談公務之地。……戴維絲止而應之曰。爲時已迫。行人漸益夥衆。句兒且遁。句檢事訝曰。馬丹。句馬丹。句語恍惚何指。戴維絲夫人側首外望。悄然曰。嗟乎。晚已失之交臂。遙指麗妮所乘之車示焉。檢事懵懵不識此中情事。傲然曰。此地立談有未便。請過寒舍。下午二句鐘後。隨時候教。……戴維絲夫人不及聆其畢辭。匆匆向人羣行去。欲趕去車。而車去已遠。其行至疾。並車上號碼。亦未及見。

(三)

戴維絲夫人在海德公園所邂逅之刑庭檢事名狄爾平。其職守約當法蘭西之檢察官。所居在八丁屯站 (Park

dington Station) 附近。屋廡縱弗華偉輪奐。亦殊精美。整潔。年事五旬左右。兒女成羣。財貨富有。多福多子。人咸以是稱之。

狄爾平雖多子女。而是年則夏屋空曠。唯狄一人居焉。夫人偕長女公子遊遊埃及。三子在印度。又二子任海軍士官。隨艦隊進出。駐留無定所。有女四人在紐約村居。是日午後狄爾平以與戴維絲夫人有約。獨坐廊前。靜竚。燒斗菸而吸焉。怡然自適。俄有女傭。報有女客造訪。不自言姓名。謂與主人有約。狄爾平知係戴。囑導以入。引至廊下。無何。戴維絲夫人入。面狄爾平。相向坐。

戴維絲夫人。年約四十許。肥碩碩健似男子。年事雖已半老。而花顏玉貌。丰韻不衰。曾適海賈。嫁十餘年而寡。遺產非豐。戴維絲夫人乃外出謀生。自食其力。而所擇業。異乎尋常婦女。逕投身警界。充任偵探。逞伊智慧。盤查奸宄。明詭發覆。破案無數。聲譽鵠噪。近且經司各蘭德總署推選。舉以爲五人團團員。五人團者。爲英吉利全國唯一高等

偵探機關。以在英倫爲偵探之最享盛名者五人組織之。戴維絲夫人不特爲英倫女偵探之俊秀。而其智力。更有多數男子偵探所深愧弗如。躋之高位。良有以也。

戴維絲夫人坐定。深知時間之寶貴。弗絮絮作繁蕪無益之辭。逕詰狄爾平曰。先生於賈立克芳瑟賴梅茜之案。意必知其所以。狄爾平曰。然。此案歸我檢鞫。不無聞知。何事見詰。敢弗竭所悉以對。戴維絲夫人曰。二人之受逮。得毋人控賈以殺妻。而芳瑟殺子。狄爾平曰。然。蓋以此。戴維絲夫人曰。先生。芳瑟冤也。曷曾殺子。狄爾平曰。信乎。馬丹何由省。芳瑟冤屈。又曰。馬丹既明芳瑟爲冤。應有確證。釋官中惑。戴維絲夫人曰。我有極懇實之證佐。此爲其一。語次。自手袋中取出照像一紙。以上狄爾平曰。此爲達廉肖像。而芳瑟奔赴麗佛浦買舟放洋後三日。有人攜兒攝之。西琪錫猛氏照像公司者。該公司門市流水簿冊登載影片。攝照時日頗詳。可以爲證。芳瑟走後。而兒攝影。是兒固未死也。何由控其母以殺子之罪。故我曰。芳瑟冤也。狄爾平

曰。馬丹以此見。益我良多。我悉芳瑟之冤。不自馬丹語。我始。邇來庭訊。多數證人言兒未必芳瑟所殺。謂兒忽不見。事在星期日午。芳瑟外出購物時。芳瑟之罪不在殺兒。而在遺棄嬰孩一人在室。事出無心。抑或有意。尙待檢鞫。戴維絲夫人曰。我今所得。勝於先生檢鞫所知。蓋我目擊活孩兒。狄爾平驚矍。一躍起立曰。馬丹見活孩兒。信乎。見以何時。曰。今晨。狄爾平曰。見之何地。曰。海德公園。狄爾平悲曰。我今晨亦在公園。亦曾邂逅馬丹。馬丹何不即時我告。苟告我。不但得兒。並繫盜兒之賊。戴維絲夫人忍笑應曰。我曷曾不立即奉告。奈先生苦苦阻我不得發言。方我趨告之初。公園人衆。慮有差池。不便逕白。迨先生注意聽我之時。攜兒者逸去已遠。追之弗及。狄爾平聆言。繞廊狂走。若中風魔。喃喃曰。我阻馬丹不得言。我阻馬丹不得言。……唉！既往不咎。成事不說。當務之急。亟宜尋獲是兒。馬丹識兒所在。不戴維絲夫人搖首曰。追車不及。愧不省兒今之所在。惟兒未死。終有所在。但有所在。無不可知。知

之遲早僅時間問題焉。據我愚見。勿論兒今所在之知與不知。芳瑟之冤業已大白。狄爾平曰。然。芳瑟之冤。諸證人已多方示我。今得此。愈信。容我陳明長官。翌日便可釋芳瑟出獄。戴維絲夫人聆言。頗感檢事之賢明。忽作肫懇之容而請曰。檢事先生。狄爾平應曰。馬丹有何諭告。戴維絲夫人曰。先生何時釋我同僚。偵探湯豹。狄爾平蹙額曰。愧未明馬丹語旨。戴維絲夫人曰。先生固知湯豹與賈立克固一人也。亦必知湯豹決非殺人犯刑之兇。狄爾平默然有間而應曰。賈立克之事。我意初不與馬丹同。而所懷想。與馬丹意見。甚或立於絕端相反地位。牙醫賈立克殺妻之情。已有多端可以證確其可信。設無充分之反證。證實其冤屈。賈將莫逃於罪刑。遑論赦釋。馬丹謂湯豹與賈立克本是一人。此言我亦深信而不疑。惟其如此。我益信其犯法殺人<sup>也</sup>之可能。世之借官行詐。戴偵探面具而無惡不爲者。蓋已數見不鮮。湯豹獨不能恃人之信其未必逞兇。而潛自殺人耶。戴維絲夫人聳肩鄙夷曰。偵探之戴

假面具以行欺詐而犯刑者。固嘗有之。然非以語湯豹也。湯豹爲英倫第一名探而五人團之領袖也。當不干冒法紀如先生所論列。狄爾平曰。否否。不然。唯其英倫第一名探。唯其五人團之領袖。愈地位之高而崇。愈人之信仰深以固。愈益利使其私。而無惡之不可作。馬丹業偵探。能測玄明詭者也。試思能得普通一般人信仰之深如馬丹。如施霸。如湯豹之倫。假欲爲惡。犯刑。不其較恆人爲易。而案之破獲也較難乎。由此觀之。……戴維絲夫人止其未畢之辭而哀之曰。檢事先生。我敢於力保湯豹之決決非兇。決未曾犯刑而殺人。願賢明長官秉公澈究。早日出湯豹於獄。狄爾平正色曰。馬丹恕我。我檢事也。本我歷來檢鞫案事之眼光以推測此案。頗信湯豹未始不是殺人之兇。而密昔斯賈。未始不是其夫賈立克而湯豹者所殺。苟無充分反證。我當堅執斯念弗解。休矣馬丹。容再相見。

(第九章完)——留



#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業餘

的好

伴侶

▼要知最近的學說潮流，政治趨向，和教育設施，請看下列雜誌：

▼下列各種，都是研究專門學科的雜誌，你所研究的，是那一種？

▼學生們，婦女們，少年們，兒童們，特別供給你們的雜誌在這裏：

東方雜誌 每册二角  
 全年十二册二元  
 全年廿四册四元

太平洋 每册二角  
 全年十册一元七角  
 全年五册九角

民鐸雜誌 每册二角  
 全年十册一元七角  
 全年五册九角

教育雜誌 每册二角  
 全年十二册二元五角  
 全年四册每册二角半

教育彙刊 每册二角  
 全年四册每册二角半

新教育 每册二角  
 全年五册九角  
 全年十册一元七角

革新雜誌 每册三角  
 全年六册一元六角

國學叢刊 每册三角半  
 全年四册一元二角

史地學報 每册三角  
 全年八册二元一角

社會學雜誌 每册三角  
 全年六册一元六角

學藝雜誌 每册二角  
 全年五册九角  
 全年十册一元七角

科學雜誌 每册二角半  
 全年六册一元五角  
 全年十二册三元五角

數理化雜誌 每册三角  
 全年二册

博物學雜誌 每册三角半  
 全年四册一元二角

小說月報 每册二角  
 全年六册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册二元

小說世界 每册一角  
 一卷十三册一元二角  
 全年五十二册四元

英文雜誌 每册二角  
 全年六册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册二元

英語週刊 每册五分  
 全年廿六册一元一角  
 全年五十二册二元

農學雜誌 每册三角  
 全年八册

學生雜誌 每册角半  
 全年十二册二元五角

少年雜誌 每册一角  
 全年十二册一元二角  
 全年六册五角三分

婦女雜誌 每册二角  
 全年十二册二元五角

兒童世界 每册六角  
 一卷十三册七角  
 全年五十二册二元五角

兒童畫報 每册八分  
 全年廿四册三元六角

少年雜誌 每册一角  
 全年十二册一元二角  
 全年六册五角三分

兒童世界 每册六角  
 一卷十三册七角  
 全年五十二册二元五角

兒童畫報 每册八分  
 全年廿四册三元六角



疊奉讀者來函，要求每期徵文多發表幾篇；這事我們很同情。但因為篇幅關係；只得把野人記和秘密博士兩種長篇暫停。這事實出不得已，敬請諸君原諒是幸。

近來投稿者非常踴躍，但有些總不照章施行，使我們感着非常的困難。茲特提出幾項，敬請諸君注意。

(一) 稿末務請寫明詳細地址。

(二) 謄寫須清楚。

(三) 註明字數。

(四) 惠贈風景，字畫，古蹟等畫片，請做一詳細說明。否則不刊。

九卷六期的插圖，(蘇城南園風景)已在六卷三期登過。這次因為選圖時沒有留心，致重複登載；對於讀者諸君，非常抱歉。

### 交 換

編者先生：

▲小說世界第七卷第八期。憶蘭生君之南遊聞見誌奇第一章。謂「馬來人……頭顱扁且狹。乃由人工之造作。彼種生兒。父母即以二木板夾兒二耳部……」按行此法者。為勝人(Dyak)。非馬來人。惟

膚色與馬來人同耳。英荷兩屬土番有三種。即英屬之馬來 (Malay)。荷屬之爪亞 (Java)。及勝 (Djak)。其語言不甚相通。不知其詳者。每混三種人爲一種也。

又第二章第二節。橡樹『……於其幹上。削去約三四寸長方形樹皮一塊……則樹皮破處。即永永流出白汁……每日每樹可出價值一元之樹乳……』此說與事實迥殊。按南洋各埠之橡樹。其取膠之法。乃將樹身離地一尺多高之處。先割一Y形。每日割兩斜畫一次。去皮薄如紙。白汁則慢慢流出(含水分較多者流動稍速)二十分或三十分鐘即止。一寸高之樹皮。可割二十次。每次可得價值一分之樹乳。割樹工人。每日僅由晨六時至十時爲工作時間。每人可割樹四百棵。共得乳約值三元以下。憶蘭生君謂削去樹皮三四寸。或爲經過六七十次之剝割者也。然白汁決無永永流出之理。樹之乳。與人之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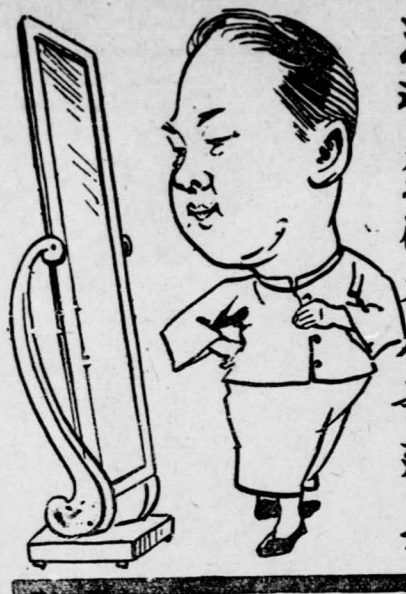
同。人流血不止則死。樹流乳不止則枯矣。且予僑南洋十餘年。足跡所及。幾遍英荷兩屬。從未見有每日出乳值一元之橡樹也。

此外尙有瑣事。則南洋各埠。惟英屬有手車(即洋車)。荷屬皆用馬車。拉洋車者每日可得一元至二元。售紅荳湯或冰水。每日得二元左右者佔多數。得四五元者甚鮮。

華僑之孟蘭會。惟少數迷信華僑集資公建。富者除集資外。另在家舉行。演潮班歌劇則有。請堂子班妓女恐非事實。憶蘭生君云云。未免冤煞異域之鬼也。

作遊記難。作南洋遊記更難。蓋語言不通。觀風問俗。勢所未能。憶蘭生君之誌奇。雖少有失實。然以視他種南游迴想記等則遠勝百倍矣。

正是余觀看容顏自服紅色  
清導丸之後大相懸殊矣



## 大便閉結肝火上升

便秘肝火二者均屬致病之由極  
不安舒倘或潤腸平肝則精神自  
然爽適矣

江蘇常熟海虞市十三校校長黃玉芳先  
生來書云鄙人前患頭暈目眩肝火上升  
大便閉結諸症多方求治功效絕無經惠  
通藥房張錦甫先生述及韋廉士紅色清  
導丸醫治便閉等症頗見奇效即購二瓶  
試服數粒大便即通數服之後各症若失

二瓶未罄即覺身膚爽利精神煥發誠出意料之外真良藥也特此伸謝並希刊登報端以告同病  
者知所問津焉紅色清導丸亦能助生胆汁可療疾病頭痛使口氣芬芳且令面容紅潤兼治痔症  
痛苦等患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  
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 宋拓淳化閣帖

本 游相

是帖宋游相所藏用甲乙題識分作  
十卷每卷後逐段考訂他本異同之  
點極爲詳晰有諸名家題跋翁覃溪  
學士謂此搨爲海內閣帖第一善本  
信不誣也近歸新會梁氏本館用珂  
羅版影印神采奕奕不差毫黍想鑒  
藏家臨池家當以備置爲快

## 發售特價

精訂十大冊

定價二十八元

特價十八元

郵費國內四角

十四三月底截止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背痛呀

#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專治腎弱背痛風濕水腫膀胱炎  
 石淋尿毒醫筋痛大腳風小便不  
 通停住淋漓小孩尿床等有大效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五角  
 每打洋十五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

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安( )